自序

老子道家之經也孔子定六經刪書斷自唐虞獨於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神農重八卦爲六十四卦作連山黃帝得河圖洛書作歸藏孔氏書敘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然則言道之書莫古於三墳而老子之書獨與易合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然後知老子之言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言也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也崔氏曰歸藏黃帝杜子春之說不可易黃帝在位百年功成之後於羲農之易皆反而歸之得其初象知陽氣之所以生質原於此於是以坤爲首以陰爲主以靜爲道以柔爲用所以明體也余按老子之言道即本於此邵康節云老子知易之體孟子知易之用旨哉言乎夫道不可以言傳老子出關關令尹喜曰強爲我著書強之云者老子之不欲著書以言道也明矣老子之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名之曰大是則老子之言道強爲言之強爲名之耳故又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後之人宗無言之教得無爲之旨間一言可括五千言可也謂五千言無一言可也是即善易者不言易也

莊周言老聃之道術曰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清靜識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古之博大眞人哉蓋老子之言道宗法自然若即無爲之謂余最愛老子之言道即有以言無與釋氏之言空言寂者不同如曰谷神不死谷則有也神則無也三十輻共一轂有也當其無有車之用無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易明器即道老明吉即無易之稱名也雖面不越於精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老之爲術也以深爲根以約爲紀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其亦衰世之意邪老聃精經自漢景帝始唐元宗以定章句尊爲道德經魏晉以來註之者衆杜光庭所列六十餘家道藏所收著所錄更後無數或乃以爲言長之書道流且附會以神仙吐納之術固不足論而嚴遵王弼以下如鳩摩羅什參以禪理蘇子由援儒入墨各明一義要之老子言道之書也其道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道其言即伏羲神農黃帝相傳之言也入法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不變道亦不變孔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然而孔子贊易性與天道之言在是矣老子之書得易之體觀於谷神不死章列子以爲黃帝所言則知道德之意皆上古神聖之所傳述而不作言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楊朱墨翟亦言聆周之史官

學圃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或亦古有是語而老子得之故說是言也余嘗道未深身經喪亂因變而後終老於黃冠因取老子書熟讀之標說經旨之脈說多歧因而寡要也不揣固陋成老子約一篇其中博蒐諸註摘其精華者作微言經旨自出心裁若半非取諸家精要之言著錄於後聊以附述而不作之義因悟老子之書多譬喻之言引伸比例之語即如欲噫固張欲取固與乃老引古語翻取欲的同強之例故下文承以用柔強弱二語以明柔弱之勝剛強味者不察乃以老子爲陰謀家言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持此意以讀老子則思過半矣昔者老子問禮於老聃有知識之嗟未言其論道之非孟子言拒楊墨亦未詆及老子或者謂楊朱宗老子之微失於不及以至貴身賤物莊周述老子之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子之名聲於苛嚴刻急王何失老子之道流於虛無放逸以致此六子者皆老子之罪人然而學派之分愈傳愈失於老子何與即如子思之後乃有荀斯宋陸異同紛紛愚謂陽明良知之說直入禪趣亦發孔孟之旨嗟乎道家與儒家豈有異乎如曰六朝談老莊因亂世以漢之文景崇黃老則治治國者如對病用藥惟其時而已今何時乎老子之道致清靜道名稱稱

楚狂崇退藏不欲聰察不役智能無爲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渾渾閎閎悠然見太古之風俗無羲氏之民無葛天氏之民然余所爲邈然高望而有遐思也已未十月後道人自序於上海時年五十

凡例

一史記云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亦其大略耳後人有删節之以合五千之數者唐妄標奕註者不下數百家今尚流傳數十家而字句多有不同明皆祖述焦弱侯均有考異篇言之其餘今從王弼註本不復註明以歸簡便

一史記祇云著書上下篇唐元宗稱爲道德經以上篇爲道經下篇爲德經但非的證王弼註則分上篇下篇不分道德二經以上下均言道德之意不必分晰也今亦從之

一此經分章多有不同王弼分八十一章嚴遵分七十二章韓非分五十五章孔穎達分六十四章吳澄分六十八章今從王弼本分八十一章又每章亦有以二字標題者如首章名體道二章名修身之類以意爲之無關宏旨亦所不取

一昔賢云人之著書惟恐不出於己我之著書惟恐不出於人是老子述而不作之義也杜預左傳集解朱子四書集註皆博採諸家運以己意本欲敷教之然頗有心得自出新裁與取諸各家書約得其半蓋老子書皆引古語亦多譬喻此例之辭余之新發明者未必與古註有暗合者也學者宜分別觀之若徐靈胎道德經註自云熟讀經文深

參至道不勝繁言直疏經義其或說有與前人同者此乃一心暗契非勉襲也云云毋乃與述而不作之義悖歟

一撰註之後復取諸家註解之精當者節錄於後若能潛心體會於老子當有心得

一老子書得易之體易經多用韻語老子亦多用韻語如第十章隱見疑知唯爲韻十一章輻穀爲韻十二章盲聾狂防爲韻各章可以此類推莊子之書要歸於老子之言篇中亦多用韻陳壽昌南華真經識餘古韻攷一篇可按也

一老子爲道教之祖亦曰黃老家言以權理解之非道教也以禪理解之非道教也此註采摭諸說有時與權理合者則其源流同出於易自屬不能或視若所運譯家有近禪理者說有可采必加按語明之

一老子書智者見智仁者見仁故註解最多有以爲兵家陰謀之說者有以爲神仙修煉服食導引之說者有以爲燒丹煉汞之說者其餘異說尚多皆因支離附會一切屏棄近人所註有以爲吾國最高之哲學者是新學家言余亦未敢苟和余之意只知發明黃老之學得其微旨會其要旨耳

一余於此註之外撰有讀老隨筆讀老小言爲讀老子者之引端理者雖淺之則其微旨後言可只于然於心矣

一陸農山云聖人之在下者多矣其著書以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意約而爲老子詳而爲列子又其詳爲莊子余謂道家之有老子即儒家之有孔子列莊乃孟荀之倫是可與老子書詳約乎此書取名老子約乃博覽諸註由博返約之意與陸農山之言約者不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聚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老子約卷一

羅浮稚道人邵村氏學

道德經上篇

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言道之所以爲名言揭無名之要旨凡事可踐行謂之道然可道者則非常道凡物可指定謂之名然可名者則非常名道本無名而天地萬物皆此道之溢論因強名之曰道且天地萬物有時而盡而道則亘古今而不變是謂之常由是而知道本無名而道常之理已具天地之所由始也道既有名有名則有形有子必有母萬物所由生也常無常有常從司馬溫公王介甫陳何要之斯道固常無也聖人之體道必先識其常無以觀其始物之妙有者無之對待又徐察其常有以觀其終物之徼妙故之極也徼歸終也是有與無同出於一其名異耳名異而實同故同謂之玄老子之言非舍

有以求無也常其有時人見爲有我見爲無是乃眞有是乃眞無是乃眞妙妙即徼徼即妙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世之稱道教爲玄教者本此易言有恆故曰恆其德有恆德斯有常道然而道豈有名人強名之曰道耳行不言之教道豈有言人乃強之言耳故老子發言之始意謂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言也而黃帝不傳之法門在人之親無親有玄之又玄而自得之也

朱文公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蘇子由曰無名者道之徼有名者道之用焦竑侯曰莊子云建之以常無有正指老子此語

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章示無爲之旨當注意有無相生生而不有兩句天下之萬事萬物皆因對待而成故有惡乃有美有不善乃有善使不知美之爲美善之爲善則亦無惡與不善也是以

不能舍有以求無舍無以求有蓋有與無之相生亦如難與易之相成長與短之相形高與下之相傾聲與音之相和前與後之相隨因其對待而成也夫物以對待而成亦強爲什來與厲而已豈當也哉聖人知其然也以常道處事道立於萬物之先順物之自然爲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惟無爲則無不爲也惟無言則無不言也若是者無往不妙萬物爲我作而我無所辭萬物惟我生而生而不有夫生而不有即所謂無也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即無爲之事也有居則有去我既不居又安所去乎

政和解注曰萬物並作隨感而應無所辭也自形而化自生而色就有之哉名惠舉曰聖人終日爲而未嘗爲終日言而未嘗言蘇子由曰聖人居於貧賤而無貧賤之憂居於富貴而無富貴之累此所謂不居也我尚不居彼尚何從去哉此則居之至也

三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章言無爲之治也聖人非不任賢也而賢非所尚非不理財也而不貴難得之貨使民尚賢則民趨於名而必爭矣使其貴難得之貨則民趨於利而爲盜矣名利可欲者皆不尚不貴即不示之以可欲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矣心不亂則必無貪利之心而心中虛則是之謂虛其心然民雖不貪乎利聖人必爲之謀生以足食故曰實其腹心不亂則必無爭名之心而寵辱皆忘是之謂弱其志然民雖不爭乎名聖人必使之勤力而自強故曰強其骨能如是則民守其眞矣蓋由上之不尚不貴故民於名利無所知無所欲也即使有知之者亦不敢爲爭盜之事也君以無爲爲治民亦同守乎無爲天下無不治矣

呂吉甫曰心藏神而腹者心之宅虛其心則神不爲而腹實矣皆藏志而骨者皆之條弱其志則精不搖而骨強矣虛其心而腹實則常使民無知也弱其志而骨強則常使民無欲也矣草廬曰虛心實腹弱志強骨後世發生察借以爲說其說雖精非老子本旨也

四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存吾不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

此章首尾皆言道之象道仰無也冲虛而深妙便用之而見其盈則失其冲虛之道矣然其深妙愈用而愈不窮蓋淵乎當正流之所陶也似萬物之宗矣然道仰是無似萬物之宗而非有以宗之也我何術以得此道哉心出而入物爲銳挫其銳則心精物正而交心爲紛解其紛則心一惟精惟一則光生焉又恐其與物異也乃從而和之和光則同塵矣光在塵之外和之而不別塵在光之內同之而無異如是則此心湛然常存然亦似或存耳蓋此心本無物也爲盈爲虛爲光爲塵吾無容心於其間吾亦安知此道之所自生哉故曰吾不知誰氏之子天生乎萬物而道又在天之先故曰象帝之先帝天帝也

因元仰注曰道無不在在光在塵皆與爲一一光塵耳而妙本非光塵也王輔嗣曰存而不有沒而不無有無莫測故曰似存

五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章言道之妙用也夫道在天地之先仁亦豈足以盡道哉天地聖人無非於仁而反有似於不仁蓋任萬物之自生自死聽其自然而無所容心也芻狗者結草爲狗祠祭所用既用則棄之夫天地之體道也道仰是無其視萬物皆陳設之器而已無所事仁聖人之體道也其視百姓亦然蓋執無以言道則天地聖人自視亦如芻狗其視萬物百姓如芻狗也固宜然其於萬物生之育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固無或遺其機也夫唯不仁是之謂大仁觀於天地之間其猶橐籥是可識矣橐籥之中空洞無情無爲故虛也而不窮屈動也而無竭虛天地之機緘發露生殺萬物出於無心亦若是而已天地任自然不可得而窮聖人法無爲亦不可得而窮則皆虛中之效也故告以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之不窮也

王輔嗣曰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無爲於萬物而萬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樂若慧由已樹未足任也王純甫曰芻狗喻聖人遺化之妙橐籥言聖人存神之妙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則老子自危自戒之言也後世學者果不得於芻

狗百姓之言而疑有主宰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於道德也自史遷已然況其他乎此仰多言數窮之一驗也老子蓋預知之矣

六章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章言道之眞相也谷有形也而谷之空處則虛而無形謂之谷神空虛仰無也未落虛無形不無有生爲安有死耶三十幅共一轂章言當其無有車器之用則此章亦以谷之當其無有生天地萬物之用故谷神言其德玄牝言其功谷而有神喻此道之虛無自然牝謂之玄喻元氣之和柔信窮故曰玄牝之門者萬物自是出也天地之根者天地由是生也以爲無耶則綿綿而不絕以爲有耶則空虛而無形故曰綿綿若存豈惟空不我以無生有是斯道之妙用出於自然也勤窮云勞也神皆存於中氣不銷於外其用也誰見其勤哉

昌言注曰古之人以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說是也合則不死不死則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是之謂玄牝莫草屢曰玄牝者萬物之母也莊子謂太一者

此或號之爲衆寶後天之宗天地根者天地之始也莊子所謂有無有者此或陰之爲元始先天之祖杜道堅曰列子亦有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增典古語爲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述皆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道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此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七章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章言道之無爲本於無私也谷神不死道自長久以其不自生也天地之根出於玄牝天地法道故亦不自生也不自生乃能長生夫道無私者也天地無私者也人亦法其無私可矣惟聖人能體道私欲不存上下與天地同流與物無競能後其身清淨自正能外其身若於此身無所愛者然而身先身存人之見之以爲能成其私也然聖人豈欲成其私哉蓋法斯道之無爲公而無私而已矣

政和注曰自營爲私未有能成其私者也吳草廬曰後謂聖賢在下不求先人先謂身爲在上外謂清淨無爲不求益生存謂長久住世程俱曰天地人一原耳天不知其爲天地不知其爲地今一受形而爲人則認以爲己曰人耳人耳謂其發生不可以無物也因嘗無益之求謂其有身不可以不愛也而營分表之事厚其生而生益傷表其軀而身無病其不中道夭者亦幸矣老氏之旨如此而未之思者以謂黃老之徒率貴死而求長生者豈不遠哉

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王弼

此言無爲之道甘處卑而不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若上善雖與道有間然亦幾於道矣何以見之蓋上善若水也人多自私自利而與人爭水則善利萬物而不爭人多惡卑下水則甘卑下而處衆人之所惡上善如是可謂幾於道矣能處卑下故曰居善地靜深不測故曰心善淵挹注不窮故曰與善仁潤汝不爽故曰言善信澄濁不穢故曰政善治功可溉用力可濟隱故曰事善能冬凝春泮淵默雷聲故曰動善時凡此七善之善皆聖人利萬物而不爭之實也衆人所以無怨尤也

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章言無爲之道最戒盈滿也孫盧治長之理易言偏矣可不深長思乎富貴則必盈盈而不善持之則必覆不如不富不貴之爲愈也揣者巧於度情銳者利於入物心計雖工猶營雖巧而不知富貴之不可長保也所以金玉滿堂有莫之能守者矣此無他富貴而驕不知盈滿之可懼而自遺其咎也曰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退天道如此而況人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持盈之道也

劉師立曰此旨深欲救人謂非必處山林絕人事然後可以入道雖居功名富貴之域皆可勉而行之

十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元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章言修道之要至爲精微學者不可不盡心也魂與神往來而魄勞精出入無知軍營之營環而無隙我能載之則魄與精不致離而爲二是謂抱一而道精在中矣嬰兒百無一知而其氣至專百無一能而其氣致柔專氣致柔則養氣之功深矣神彷於目目有所見四神馳於外引於外物四神散散於一偏則神皆能滌除之而無疵則神全矣此出世之人能葆其精氣神者也老子更爲住世者言之曰愛民治國者不捐其民者言載營魄者非捐世之謂也清靜自正無意於爲抱一之旨仰無爲之旨耳所謂爲無爲也者言專氣致柔者非閉目之謂也天門開闔息息呼吸謂氣純熟而能爲雌也所謂知其雄守其雌也者言滌除玄覽者非明昧之謂也明白四達玄覽亦明目接於外心境兩忘俱乎無知仰是知不知也所謂知其白守其黑也若此者可謂玄德矣聖人之於民皆能生之畜之矣而無爲無知守雌如是則又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也蓋無心於生無心於爲無心於長也言物自長足非吾宰成王弼曰能無爲乎所謂道常無爲侯王若能守則萬物自化焦竑筆乘曰莊子云老子以空虛不毀萬物爲智其說亦甚明矣蓋老子者猶謂其聖人非之實而猶任虛無也則未考其文而先有意誣之耳豈不妄哉王芳曰此篇自爲士以至於聖神人聖修身之序盡矣

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章言無之用也釋家言言寂滅四大皆空面壁悟出不以空滅爲有用也老子之所謂無則於有之中言無非於有之外言無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自正心修身以及治國平天下皆此無之以爲用也與佛氏之徒言空滅者不同而聖人無爲之治亦不外此車無中間之空孔不能轉軸陶器無中空不能容物室無戶牖空明之處不能居處是車器室之有用者皆在空虛之處故曰無之以爲用也有之爲利人皆知之

而虛之爲用人或不識老子常前指點其旨深矣是以聖人常無以觀其妙常有以觀其徼也

爽章曰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虛心無物所以生氣王船山曰道有者所以求其有也孰知失求其有者所以保其無也經營以有而但爲其無爰樂爲哉無者用之歲也

十二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此章言學道者不可移於外物也目以色盲耳以聲聾口以味亡田獵馳騁取貨無厭皆由心能取而生亦由心所取而發凡所欲之外物皆害身者也夫畋獵令人心發狂是可畏矣而不知目盲耳聾口爽亦可致心之發狂也若夫難得之貨乘人正路是曰行妨貪之爲害更甚於令人心發狂當切戒之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腹受而采音貪目貪而不能受爲腹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謂也何乎外則辱殆而行妨矣不爲目

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之謂也爲目則常見可欲矣聖人去彼常見可欲之紛擾而取此無知無欲之虛靜學者當知所從事矣

正補曰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嗚呼誰什曰誰見異容之色乃曰非盲不睹即色之容與盲何別但聞聲在耳乃曰不聾不知聲相御容與聲何異蘇靖曰前章言虛中之用此則戒其爲外邪所實又曰染塵逐境皆失其正面要在於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必先曰視六根太陰眼色亦居其首也

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托天下

此章言無身之學無身即無心也寵辱若驚有心之爲累也貴大患若身有身之爲累也何謂寵辱若驚寵與辱相反然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辱固生於寵世人不悟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料網

只寵爲上而不知寵爲下也吾之所以有寵辱之累者以吾有意求得之則驚其得之既得之則驚其失之以吾有心也若吾無心則何寵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貴病亟視人之一身寵辱得失授之於外生死疾病攻之於內常有大患矣有患則思避之人視大患爲亟皆以爲大患之切身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則何大患之有蓋無心則憂患無所則無辱無身則無累無累則無患自然之理也然所謂無者非棄而去之也但有之而未嘗有耳如孔子之無意無我是也無心則無寵辱無身則無大患非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乎不暫以身爲天下若天下反可寄托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乎吳草廬注以爲楊朱爲我之學原於此豫按楊朱之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老子之及吾無身即無心也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重視其身爲天下寄托之身非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也若同楊朱安可以寄托天下草廬之言誤矣

政和御注曰擢利勢善賞罰作威福天下畏之如神明尊之如上帝可謂貴矣聖人則不以貴自累故能長守貴而無患世之人以物易性故逐物而忘勢以形累心故喪心不能忘形其患大矣夫死生亦大矣而無變於己視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此古之至人

所以不以利累形形累心視萬物與我將擇焉不可得則吾身乘吾有也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爲友吾有何患且寵者世所榮也而以爲辱貴者人所樂也而以爲患蓋外物之不可恃理固然矣誠能有之以無有則雖寵而不辱雖貴而無患趙孟文曰蓋云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此則二乘境界談道者以不意寵辱遺身滅智爲棄利意知聖人之旨哉

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章示人以觀道之法而知道即無也夷謂平夷希謂希少微謂微茫凡人視以目聽以耳搏以手然而不可見不可聞不可得但強名之曰夷希微而已凡物求之不得或可以致詰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也不可致詰則此三者混而爲一一者何即道也道即無也凡物皆上則下昧道無上故不皦也道無下故不昧也繩繩往還來續而不絕

也雖若有名而不可以名似若有物則復歸於無物夫物則有狀有象道則無狀無象然既強名之曰道當以意想得之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恍有也惚無也謂有不可謂無不可故曰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若道無在而不有故無前後之可見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當道無時而不存故有今古之可言也有者物之今無者物之古御今之有當執古之無奚執古無以御今有雖在今日亦可以知古始奚能知古始之猶今是謂道紀道紀者無去來古今而綿綿永存也

陳希聲曰唯能執古無爲之道御今有爲之名若乃可覩淳反樸復於太古之初能知太古之純樸乃大道之紀綱趙秉文曰夷曰希曰微曰一皆道之強名道體之妙心目焉而不能知口辭焉而不能言豈可視聽博取哉王船山曰物有間人不知其間故合之者之而物皆爲悲道無間人強分其間故秋之別之而道惟以名夫事物者或輕或重或光或塵或作或止是謂無紀一名爲體一名爲陽而沖氣死一名爲仁一名爲義而太和死道也者生於未陰未陽而死於仁義者然故離朱不能察黑白之交師曠不能審宮商之會慶忌不能覺容膚之隙神禹不能斷天地之分非至常者何足以與於斯

十五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爲之容豫焉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止者水性清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蔽本作敝

此章形容有道者之氣象也善爲士者謂有道之士蘊蓄而微微而妙妙而玄玄則無所不通而深不可測奚內既深不可識尚安得而形容哉強爲之容而已豫猶遲遲不進之貌冬涉川畏四鄰柔嫩而謹慎也儼若客不自爲主無有不敬也渙若冰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敦若樸能全其天也曠若谷虛而善應也混若濁和光而同塵也又承上濁之一字而發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而能止則靜徐徐而清奚又曰靜之一字而發問曰孰能安乎安者靜之時也安而能久則動徐徐而生奚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所謂動者亦若是耳此有道者所以能微妙玄通也保此道者不欲盈盈則必溢溢則不能虛奚夫唯不欲其盈故能敝缺不爲新成斯即金玉滿堂莫能守之旨也

王船山曰擇妙者衆山微而妙者時來通者多以玄爲通者希鄙弃曰不盈則若敝缺能敝也無事更改能不新也同然皆得能成也王純甫曰能讀如耐耐敝若雖舊不敝新成者道之也豫按孰能濁以止四句與孔子聖經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之謂根脚合濁而徐清即去其舊染之汙而德日新也安而不動則滅性非道動而徐生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章言虛無之道貴守靜也從空山結坐萬籟俱寂之時體認此心復氣之存可謂致虛奚守靜奚然致虛而不極守靜而不篤猶未臻於無心之境也虛能極靜能篤然後悟道即是無可以觀萬物之變奚萬物並作之時即芸芸蠢動之象知道者觀有於無知其所以作者乃其所以復也芸芸各歸其根必當自有而無也歸根則不求靜而自靜是眞靜奚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性可言也命不可言也惟守靜者知有之根於恬然後能復命復命曰常即首章所謂常無也知常曰明即十章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爲也不知常無之道則妄作而多凶能知常無之道則於人何所不容容乃公者即七章聖人後其身外其身以其無私也無私則公奚公乃王者無私故能成其私也可以寄托天下奚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者常無之道爲天地根聖人與天合德故能體此常無之道常即久也王輔嗣謂無之爲物永久不能壞金石不能殘用之於心則虎兕無所投其爪角兵戈無所容其鋒刃何危殆之有乎

閒元虛曰致者令其必來如春秋致師之致作動也如日出而作之作芸芸作之狀也常即常道之常以其爲萬物主故曰王以其衆父父故曰天政和注曰道者萬世無弊趙秉文曰此章標歸根復命以虛靜爲本老子所謂命佛氏所謂性也惟性無死無生爲常知性即容且公奚流俗以益生爲命此莊子所謂心死奚益妄作者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老子約卷二

羅浮後道人郡村氏學

十七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

此章言太上無爲之治民皆自然也太上即有道之君居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民皆相忘於無爲在下者祇知有其上而已不知其上之有道德也其次則以仁義治民而民親之譽之又其次則以政刑齊民而民畏之然爲政而使民畏非治本也政刑之所不及則民侮之矣夫人君御宇道德已失一降而爲仁義再降而爲政刑三降而爲權詐法術是已之誠信已不足宜乎民之有不信也易若法無爲之治與斯民相見以天也相見以天之間何使信至足而民亦無有不信之者猶其貴言以復乎道而已貴言者行不言之教即以處無爲之事也及其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力於我何有故此無爲之治所以可貴也

呂吉甫曰今夫父子愛欲不習而喻至賓主之際朋友之交欲致其欲之之意必有以文之而後喻何則信之足與不足而已則親之譽之已出於信之不足而有不信況於畏之侮之乎

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此章喫無爲之道已廢而世變愈亟也道不可名名之爲道已非道矣況復分析之而爲仁義慧道之全體大道之降也仁義行於其中而民不知及大道廢而仁義以名然仁義猶可濟大道之窮斯時之民僞親之譽之也及其仁義又失於是有所謂智慧者竊仁義以行之則人僞自此滋世亂由此始矣何以謂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哉猶之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當而指點而意明也六親方和孰非孝慈國家方治孰非忠臣有智史所以有舜之孝有桀紂所以有龍逢比干之忠大道廢所以有仁義其義亦若是而已而智慧更不待言矣

王補嗣曰其喫之名生於大道所隱喫蓋同四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若六親自和國家自治則孝慈忠臣不知其所在矣魚相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喫章觀曰大道廢而後有仁義則其變猶稍緩智慧出而遂有大僞則其變爲其亟四者之分與孫子所言桀紂王伯譎賢才術之等略相似

十九章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此章承上章而言欲棄末而返本去文而尚質庶幾乎無爲之治也聖智即上章慧智也巧利即上章大僞也絕棄當者仁義以反於皇之大道則民復其初子孝於父父慈於子如淳古之時矣絕棄王者聖智以反於帝之仁義則民利其利比於王之時相去百倍矣絕棄霸者巧利以反於王之聖智則雖未及帝之時而思慮深遠政教修明亦無有爲盜賊者矣屬猶附著也仁義聖智巧利三者由世變日趨於文故有此名去古始之道已遠矣文不足以治天下盜返而附屬於質乎質者何素也樸也見素抱樸者本於少私寡欲民見其見素抱樸上不以文飾物又見其少私寡欲民亦不敢以文自

飾則斯世返於淳古之道矣所謂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也亦何貴乎仁義聖智巧利之文哉

憨齋侯曰素未受采樸未斷器此所謂性之初也實也夫蓋於性之初雖有身而實無身有私焉寡矣有其心而實無心其有欲焉寡矣然則見素抱樸乃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蓋老子絕之於彼正欲其屬之於此學者不察其意而但知其絕而棄之猥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予按此章惟吳草廬注疏解高超獨得老子之旨諸注所不及也嗣侯肇棄宗之必如此解乃知此篇非老子過激之論不然如莊子所云聞人不死大盜不止是何言歟蘇子由曰孔子以仁義繩墨治天下老子絕而棄之或者以爲不同曷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虛後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府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爲道之所眩以不失爲君子而中人以下自是以上達也老子則不然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得於器以爲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絕仁義棄繩墨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者其似者也道者冥似以識眞而昧者執似以陷於僞故後世執老子之言以亂天下者有之

而學孔子者無大過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入二聖人者皆不得已也全於此必略於彼矣

二十章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此章自有道者之異乎衆人也世俗之所學我則絕之世俗之所畏我則無之使我之見識同乎世俗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哉特人之所畏吾亦畏之人之所爲吾亦爲之納身於軌物之中猶分於非倫之內不與人異也特不以流俗之妄爲妄流俗之樂爲樂耳流俗之樂如何則皆荒兮其樂未央也日馳逐於身外之物其快如登春臺其笑如享太牢其明昭昭其智察察幸他人之不我若懼他人之爲我先甘不知慕其兌閉其門也惟有道者泊然而靜情欲未萌如嬰兒未能孩笑之時一

若不知外物之可樂也人皆尚貴而好名人皆貴難得之貨而好利我則乘乘焉若無所歸歸寄寓於物而不著於物也衆人之於富貴皆愛其有餘而我獨超然其若遺也於是衆人皆笑我爲愚人然我愚人之心也哉惟純純兮心專向乎道而不雜濁乎其若海飂兮若無止期寂而未之見也是以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人察察我獨悶悶於是名利之俗人皆以我爲愚人俗人逐物役智皆有所以而我獨若遺於是智巧之俗人又以我爲頑似鄙之人此無他衆人皆發其子而我獨貴食母也逐於名利以爲樂發其子者也玄德者萬物之母而道又德之母味道德而自發貴發母者也我何至與俗人同歟

馬其昶曰性無餘欠有餘皆分外也享太牢登春臺則所得皆分外故曰衆人皆有餘吳草廬曰玄德者萬物資之以發故曰食母食母二字見禮記內則篇即乳母也司馬氏曰乳哺光和吾有甫曰夫老子神奧何所事養而與衆人俗人爲異而已欲使爲道者知如此而後可以至於道故也

二十一章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

此章言德從道出而形容道體之妙也道無形而德有容十五章微妙則通強爲之容及前章泊兮其未兆以下皆孔德之容也萬物始於無無即道也道即無也德由道中出其可容者物生以後之形其不可容者物生以前之氣不過似有似無恍惚窈冥之中以爲其中有物有象而已惟抱道之至人乃知恍惚窈冥之中其中有精窈精者即得道之一面不雜微妙玄通之間也且其精甚眞其中有信焉即精也信即眞也信兮渙兮敦兮曠兮混兮沌沌兮之謂也衆甫焉有也天地萬物皆自道出衆甫自閱乎古今而道則無古今無古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乎衆甫之生滅也是可道之常道可名之常名也吾乃知衆甫之自無而有復自有而無衆有即衆妙其爲恍惚窈冥也亦如是而已

李息齋曰於恍惚之中有象於恍惚之中有物於窈冥之中有精則無中無不有也有

中之有衆皆以爲有不知有本不貴有中反無無中之有人所不知而初不知無中反有妄有中之有有之眞者也唯無中之有然後爲有中之眞唯其眞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有而亡是謂有德鄧尉曰恍惚便是物非恍惚之中更別有物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是也窈冥便是精非窈冥之中更別有精張平叔云窈冥冥測是眞精是也

二十二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章言聖人抱自然之道冲虛之德爲天下式也以抱一爲天下式一句爲綱古德有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數言是可以偕惟少可得多則惑矣曲一偏也由偏可以得全故曲則全枉不直也尺蠖之屈所以求伸故枉則直窪能受水故盈敝必改作故新是可悟少則積而能多多則雜而生惑矣道一面已得一則無所不得多學則無

以一之而反盜焉一至少也抱一可以爲天下式則所得多矣一者何道也抱此自然之道以行此冲虛之德也不自見者用晦而明不自是者固然日彰烈之不自功者人必推其功不自長者人必以爲長也夫不自伐不自矜是能不爭者後其身而身先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皆曲全之道也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爲此言而無其實哉內以全身外以全物物我皆全其得大矣藏全而歸之也

王輔嗣曰自然之道亦斜枉也轉多轉遠其根轉少轉得其本多則遠其眞故曰惑也少則得其本故曰得也吕吉甫曰得一則無我無我則不爭王船山曰事物之數有來有往進其來不如要其往進其往不如俟其來大道在中如抽亡子而喪家珍脊然舍焉以棲終日而不遇則多之爲惑久矣一曰冲冲曰常守常用冲發曲爲全明於往來之大數也

二十三章

希言自然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

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爲不足焉有不信焉

此章明自然之道貴乎玄同也過之不聞名曰希希即道之所在也聖人行不言之教是以希言夫不言之教亦因乎自然而已天地之狂風急雨不能終朝終日天地反乎自然之常尚不能久況於人而可反乎自然乎故唯從事於道者必先能無我而後可以自然無我則道者德者視之同我固無待言至於失者彼既以爲是我亦不必直言以非之而一視同仁是所謂和其光同其塵也夫道者德者因我同之固相得而益彰即彼失於德者因我同之亦不敢自暴自棄回心向道凡此玄同之義即不言之教亦即自然之道也使其信不足於是乎有道有德有失不能玄同人因我之不同亦有不信我者矣

焦竑侯曰或曰首楞嚴言非因緣非自然而老氏以自然爲宗有以異乎余曰無以異也夫所謂失自然者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也有所自而自有所然而然則是自然也在有物之上出乎物之下是釋氏之所謂也老聃明自然矣獨不曰無名天下之始乎知無名則其自也無自其然也無然其自無自其然無然而因者緣焉能闡之故曰

精微妙明非因非緣非自然非不自然離一切相即一切法蓋所謂不可道之常道如此豫按昭侯至乘此論亦歷經理

二十四章

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此章戒人於自然之道外有心求益也跂立者跂其踵而立增高其身跨行者開其足而行增闊其步欲食期飽而已有除開病四體適完而已有贅則累凡此跂立跨行餘食贅行皆於自然之外有所增益也自見者不明四語即上二十二章四語之反面蓋自見者終不能明自是者終不能彰自伐者終無其功自矜者終無所長因其失自然之道志在求益而先有自心也夫失其自然或爲餘食贅行物且惡之而況有道者乎司馬溫公曰棄餘之食適使人暴殄贅之形適使人醜辱君來曰行當作形古字通也邑吉甫曰夫道處衆人之所惡而曰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何也蓋卑處柔弱者衆人之所惡而去之者也故有道者處之見是矜伐者衆人之所好而爭之者也是以不

處則或處或不處其爲不爭一也

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章言道法自然所以爲天下母也二十一章言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是何物乎即道也混成謂不分判而完全也是爲天地根首章所謂天地之始四章所謂象帝之先皆是是道固先天地而生寂兮無聲寥兮無形是乃無也獨立無匹而未嘗變行於萬有而未嘗殆蓋天地萬物皆從無而生可以爲天下母也道本無名以其爲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乃假借道路之道以爲之字又以爲天地萬物之莫能加也故強名之曰大然道以無爲體而大未嘗見故大曰逝道以無爲爲用而無所不周故逝曰遠萬有皆有惟道皆無無與有相反故遠曰反下篇曰反者道之動可見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之大而莫與京矣知道之本於無即知宇宙間萬事萬理之本原以立故天地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與王皆當法道即法此以無爲體以無爲爲用之道也而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者無有無名是也

鳴原羅什曰妙理常存故曰有物萬道不能分故曰混成鍾會曰廓然無偶曰獨立吉今常一曰不改無所不在曰周行所在皆通曰不殆太平光師曰孤運無住曰逝逝極絕待曰遠即近而彌遠即遠而彌近曰反三才法道來不離本自然即道也道道之強名裴重玄之極則也呂吉甫曰道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而以無法爲法者也無法也者自然而已故曰道法自然

二十六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此章言學道者當知重與靜之理也重爲輕之本靜爲躁之主故君子終日乘輕車而行不敢離輜重之車雖有榮華之觀必有燕處之靜室凡以見輕之不可無重也躁之不可無靜也況乎萬乘之主任重道遠而可以其身輕動於天下之上乎吳草廬謂

周王之乘八駿遶帝之爲教行以身輕天下者也余謂人君一日萬幾凡事之擾以輕心及無威可畏者皆是輕輕則必躁萬幾之叢脞多矣上章言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此位與天地配知法道之自然則不至於輕矣知效無爲之治則不至於躁矣蓋輕則失本可以喪身躁則失主或至失位此不獨人君爲然凡人之治心治身皆然未有輕與躁者可以入道也

韓非子曰制在已曰重不離位曰靜重則能使輕靜則能使躁故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呂吉甫曰道而後動慮而後處不得已而後起則重矣無爲則靜矣

二十七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健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聖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

此章言聖人以自然體道亦以自然救人也順自然而行無車轍之迹順自然而言無瑕之可謫善數不用籌策者因物付物無成心也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健繩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約而不可解開也此五者皆自然之用也故聖人之救人救物亦因其自然而已人之性本善也人之心本明也蔽於外物拘於一偏遂至迷其本來聖人推吾心之至明而與之以自然之道能使暗者復明如燈相傳相與而不絕可謂善救人善救物矣然聖人順其自然固以不救爲救也善人者雖不善人之師能使天下無心而就學故不愛其師不善人雖善人之資然而聖人無心而設教故不愛其資聖人非獨吾忘天下亦能使天下忘我故也聖人自然之妙用雖智者亦大迷而莫測是謂要妙

程伊曰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皆常善也唯常善也故能救人無棄人救物無棄物有爲之善其能固乎唯無積也故能爲人已愈有與人已愈多住相之施其能限乎推是道以濟天下而度眾生亦何儒釋老之分哉太平光師曰病在藥存病得藥還藥病雙遣大法兩忘大濟如迷方爲要妙

二十八章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蹊爲天下蹊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此章言聖人用沖虛之德復歸於太初之道也雄謂剛強雌謂柔弱自謂光明黑謂暗榮謂榮譽辱謂卑賤流水之雄谷乘車之式皆卑下之處常德者沖虛不盈之德也嬰兒皆其和也無極皆其虛也樸皆其質也皆指常德而言此言聖人以無御有微妙玄之道知知子之知也有巡用之意守守母之守也有主宰之意雌也明也貴也物之末也去道遠者也柔也晦也賤也物之本也母也去道近者也聖人能知彼而守此爲天下之母在我矣其子焉往故天下歸之也嬰兒無極與樸皆以喻太初之道即常道也常樸之未散也如道之有物渾成及散之則爲所斷之器無一物不在道中也猶之聖人之未用也只抱此沖虛之德及用之則爲各官之長官無一人不在無爲之治中也莊抱樸以制天下行其所無事而已庖丁解牛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何事於割裂故曰大制不割

王輔嗣曰此三者皆當反終後乃得其所處也下章云反者道之動也功不可取常處其母也大制者以天下之心爲心故無割也敢和注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有形名焉有分守焉道至則大與人合而爲一器散則天與人離而爲二趙孟文曰復歸於樸言樸者道之全割則分裂有二物矣故大制不割

二十九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煦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章言治天下以自然之道不可有意作爲也萬物以自然爲性可因而不可爲聖人之有天下非取之也蓋其有神靈之德萬物歸之故不得已而受之耳聖人之治天下非爲之也因萬物有自然之性即以自然之道治之而已神器者有神守之唯神道可以御神器無思也無爲也如有意於作爲不可爲矣蓋爲者欲其成而適以敗之猶之執者欲其得而適以失之也物之情萬有不同或行而前或隨而後或歔而暖或吹而弊或強而壯或羸而挫或任而敗或隳而墮凡此不同之物象若必爲之執之以反乎自然皆未見其可也但使可行可噓可強可載者不至於過而或隨或吹或羸或隳者不至於不及可矣此無他以吾之自然補萬物之自然去其甚去其奢去其泰但使之

不至於過耳何嘗爲載而無爲之治可議矣

司馬溫公曰爲之則傷自然執之則率道疑陸農師曰去其甚也去奢儉也去泰不敢爲天下先也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王元澤曰取者取物是其有我爲者道作是其有爲僭君采曰聖人所謂其奢泰者非謂後世夸侈險侈之事凡增有爲於易簡之外者皆是也漢唐王霸傳凡治道去其甚甚者耳其旨本此而意實不同事有太過者去之小而無害不必改作此漢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強爲事有過當不可復過此老子之本意也

三十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言治天下當用柔道無取乎剛強也前言聖人之治虛其心弱其志專氣致柔能爲嬰兒可知治天下者無取乎強壯也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天道好還況於用兵乎只強勝天下而其禍必還蓋殺氣之應地不能使之生天不能使之和剛強生於戰爭之場凶年苦於軍旅之後用兵之效亦可覩矣天下惟善者能果蓋人之果果於強壯壯伐而已而善者之果則果於勿矜勿伐勿驕果於不得已而後動也夫果於勿矜勿伐勿驕不得已而後動即果於勿強也二十二章言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雖曰果而勿強然有強之道焉凡物少則壯壯則老自然之理但道也者貴於守柔以爲強若柔柔而用強是謂不道不道則早已老子之意蓋謂人只果而勿強然後與道俱之常存不息者有合也

蘇子由曰壯之必老物無不然若惟有道者成而若缺無而若沖未嘗壯故未嘗老未嘗死但兵強天下壯亦其矣能無老乎能無死乎黃扇侯曰莊子曰不得已而後動又一定而寄於不得已又託於不得已以發中哲與老子語合果而勿矜以下五而字當讀如於字人方果於彼我獨果於此也

三十一章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

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章承上章而言戒人之好用兵也王補嗣不注但以爲非老子之旨王純甫曰此章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古之叢疏混入於經者詳其文義可見予按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句與六十九章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句意俱引伸言之又物或惡之二句亦見二十四章必以爲非老子之旨未敢臆斷今錄呂吉甫注於左

呂吉甫曰文視而武匿者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兵而佳之是乃器之不祥而物之或惡也是以有道者不處故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其所貴異乎平居之時則是銅以不祥之器處之而非君子器也非所以佳之也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故勝而不美也非所以佳之也天將救之以慈衛之慈者天下所以樂推而不厭也則殺人者豈其樂殺而美之則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也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夫以喪禮處之則是不祥之器而不美之可知已以悲哀泣之則是不樂殺人也可知已老子之察於禮學若如此而謂老子絕滅禮學豈知其所以絕滅之意乎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可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此章言道自無而有當止於德物自有而無復歸於道也道常即首章所謂常道無名即首章所謂無名道常無可名之時即未雕未琢之樸也似曰希曰微之小也蓋道放之則彌六合斂之不盈一握樸雖小而天下不敢臣樸之爲物以無爲心天地賓之以始萬物恃之以生是之謂真君天下孰得而臣之戴侯王能守道則抱樸無爲以真君萬物而萬物無不賓矣彌之天地之氣相合則甘露不求而自降我能抱樸無爲則民不令而自均也始本無名所謂樸也制則裁其樸而分之遂有名矣無名天地之始是道也有名萬物之母是德也道降爲德名亦既有矣人當知止於德不可再降而下

也老子以道爲上德言在德之上以仁爲下德言在德之下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偏不知至於德而止則有心作爲勢必徇名而忘樸逐末而忘本而仁義禮智紛紛以名天下從此多事矣豈不殆哉知止於德猶未道於道所以不殆也此無他不知止者所謂不知常妄作凶也能知止者所謂知其子守其母也物生以道生物滅以道滅是萬物成於德而返於道所貴乎知止者即歸以無名之樸而已譬猶江海水之宗也川谷水之派也派必會於宗殊名必統於道

蘇子由曰江海水之鍾也川谷水之分也道萬物之宗也萬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歸其所鍾皆道也故萬物宜其所宗

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章言無爲非一無所爲故道德自治之力仍取乎明與強也知在外爲知在內爲明明則眞理能燭災禍在外爲力在內爲強強則克己必靈矣有自知之明則知抱道在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妈無待於外慕故曰知足者富有自勝之強則能專心向道勤行而無倦故曰強行者有志老氏最重常字首章常無常有以及復命曰常知常曰明是也天下惟常則能久不失其所即易之止其所也物變無窮而吾心常止於其所故曰不失其所者久天下凡有四有始終惟無則無始終道本於無至人身投而道猶存故曰死而不亡者壽

王輔嗣曰用其智於人未若用其智於己也用其力於人未若用其力於己也知足雖仕曰在生而不生曰久在死而不死曰壽陸農師曰列子之不化莊子之不死佛氏之不滅與老子死而不亡同是以聖人之生也與死同謂之神聖人之死也與生同謂之靈言其生死之未有異也莫草廬曰或曰老子之道以昧爲明以弱爲強而此章言明言強何也曰老子內非不明外若昧闇內非不強外示弱困其昧其弱治外之藥其明其強治內之方並行而不悖也

三十四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以其終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此章言道之生物出於無心也大道如水之汎濫洋溢無時不在或左或右無所不可閱萬物恃之以生賴之以養依之以歸也特大道不自以爲主故功成而不居耳然道何以能如是哉以其常無欲也無欲即無心也惟其無心故一本散爲萬殊乃道之分而至小者其可名之爲小矣乎未可也萬殊合爲一本乃道之總而至大者其可名之爲大矣乎未可也蓋道本於無萬物恃無以生賴無以養而終歸於無及問成功之主人則仍無有也是所謂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也則其所以能成其大者豈自大也哉

王輔嗣曰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政和注曰覆露乎萬物而示其宰制之功故不爲主鼓舞乎羣衆而莫窺歸往之迹故不知主矣道非大小之可名也云可名者道之及乎物者耳王船山曰雖能以生恩天地乎則雖能以死懇天地天地者與物爲往來而聊以自寄也天地且容而況於道

三十五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足既

此章言道之利人運於無形也四十一章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大象謂道也聖人執道以御天下而天下歸往焉然聖人無心於利物也固將以不利利之蓋利之以利是有形之利然有利亦有害利以不利是無形之利則常利而不害所謂大利普於無形而天下無不安無不平無不泰也有樂可以悅耳有餌可以適口止者過客而已此有形之利也聖人執大象以臨民必使斯民相忘於道術皆從游宴飫於道之中而不自知味無味之味視無色之色聽無聲用無用之用而無爲之治成矣

林希逸曰大象者無象也天下往者執此而往行之天下也昌言曰生者安之至泰者平之至

三十六章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章言道在用柔弱柔弱可勝剛強固引古語以明之也老子之書每用譬喻如二十七章言善救人善救物而先用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五者爲譬是其例也此

篇將欲歙之八句皆引古語任章對魏桓子所引周書之言其意隱同與谷神不死章同未明言之耳將者將然之詞固者已然之詞將欲歙之必固張之云云猶言將欲勝人之剛強必固處已於柔弱也人但見其張之強之興之與之而不知其欲歙之弱之廢之奪之也人以形言之以爲剛強之制柔弱我以理識之而悟柔弱之勝剛強也此亦除陽消長之機往窮必反之理耳是謂微明謂精微之消息也機道者知人之不可以離柔弱魚之不可脫於淵七十六章言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四十三章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入有間是柔弱乃器之利者也操利器以馭天下國家豈可以示人哉

韓非子曰遇事於無形而要大功於天下是謂微明處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李息齋曰此聖人制心奪情之道是而微明句王元澤曰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人蘇子由曰聖人乘理而世俗用智乘理如醫藥巧於應病用智如商賈巧於射利譬人知剛強之不足持故以柔弱自處天下之剛強方相傾相軋而吾獨以柔弱以待之及其大者傷小者死而吾不枝坐待其斃此所謂勝也雖然聖人豈有意爲此以勝物哉知勝之自然而居其自然耳王純甫曰利器兵也設喻之言蓋微明之理聖人用之則爲大道器譬爲之則爲權術陰之術其害有甚於兵刃也故聖人喻之以利器云無意得日見其張者不知所欲歙見其強者不知所欲弱其於廢興與奪亦然是雖微而可明此柔之所以能勝剛弱之所以能勝強聖人之於天下蓋亦有運之者爲而不可以示人謂之利器趙秉文曰開元注以爲聖人用權非也聖智在所棄況權詐乎陸氏蘇氏以爲物理有之幾矣葉氏以爲若有造物推行之以歙成柔弱勝剛強之權當矣何謂利器豈所謂柔弱者然徐崇胎曰嗑納氣也張出氣也發按此章王輔嗣注將欲除強去暴亂云云遂令後世疑老子之言有權術之用著乎李息齋之言曰此篇解者不能其本多以孫吳之兵說雜之此詩穀之所以發蒙也也

三十七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夫亦將無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此章言明道之眞論無爲而無不爲而本於無欲也道之無爲常久而不變故曰道常

無爲將無爲而無不爲然後有機有用但其無所不爲而無爲之之意耳侯王能守此無爲而無不爲之道則機無心於化物而萬物將自化自化則我與萬物莫非道也時是道自然而入有正化而欲作之時一有作爲之心因化化無窮而與道失矣故必當以無名之樸鎮之夫無名之樸即此無爲之道而已而無爲之道本於無欲蓋何貴則近名貴樸得之貴則近利無欲則名利之心消盡矣聖人本無欲之心以行無爲之治中無拘樸之念外無拋樸之迹故樸全而用大蓋無爲而無不爲者治之迹也無爲而不欲者治之心也靜者作之反化而欲作即以道鎮之則欲者不欲而作者皆靜矣靜則背天下之人皆無名利之心聖人雖無心於正天下而天下將自正矣

王介甫曰言道之王故曰萬物將自賓言道之變故曰萬物將自化鳩摩羅什曰心得一空實用不失萬種從化伏邪歸正李息齋曰雖用無名之樸亦將若不欲苟有用樸之心則樸非其樸矣王雅山曰藏樸者終古而有器之用見樸者用極於器而止矣故無名與有名爲偶而非能無也提其用而與有名爲偶故並去其欲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羅浮豫道人郡村氏學

道德經下篇

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失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章言德由道出以無為為上仁義禮智所不及也每分等級而言之首章無名天地之始是道也有名萬物之母是德也上德者不以德為事而幾於道故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以德為事而近於仁有心為之惟恐失其德故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此無德道本於無故上德無為而無用於為也下德有心為之而有以為也上仁近於上德因亦顧其自然以為之而無以為上義則異於上仁之自然祇同於仁之等級

因亦有心為之而有以為也同一禮也亦有上下之分蓋仁者施之而已義則情所施之宜者也未責所報也禮則言施報矣來而不往非禮往而不來亦非禮故上禮為之而不應則攘臂而仍之仍就也攘臂而就之謂強之行禮也強之而又不應則刑罰與而甲兵起矣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所以有等級之分也若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又居上禮之下矣蓋上禮猶存禮之意與仁義仍同下禮就有禮之文而忠信漸薄故有意而為禮則偏當之間交接之際其外煥然而中無餘矣禮也者顧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前識者智也上智則明道中下智則華表道外故曰道之華智降一等則愚矣故曰愚之始也處厚不處薄謂貴德而不尚禮居實不居華謂貴道而不用智彼謂薄華此謂厚實也

王弼註曰德者得也常得而無衆利而無害故以德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發德以無為用則莫不載也故物無焉則無物不經有焉則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雖廣以無為心理王雖大以虛為主又曰雖貴以無為用不能捨無以為發也不能捨無以為用德失其為大矣所謂失道而後德也以無為用德其母故能已不勞焉而物無不理于此已往則失用之母不能無為而貴圖廣不能因虛而貴正道不能正道而貴飾敬所謂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也韓非子曰禮者所以飾情也禮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貴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半拜以明之貴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身之為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真故曰攘臂而仍之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情貌而論情石其情愚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具禮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害乎威德是也質厚者禮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質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逆人之性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

輕數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逆人之性心而質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嚴君平曰夫禮之為事中外相違華盛而質衰來隆而本衰禮薄於忠權輕於威信不及義德不逮仁為治之末為亂之元非禮所起怨爭所因故非乎曰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防也禮相為也此之謂也

三十九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將恐蹶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

此章言道之用當以冲虛不敢為德也至貴道乎天地鬼神山川萬物無一時不在道中無一物能與道離而為二所謂一也唯其得之而無不得所以天清地寧神靈谷盈

萬物之生生不窮亙古如斯矣貞夠極也候王立乎萬民之上非得一無以爲建侯蓋一之不可不致也如此使其不能得一則與道離而爲二將見天無以清則裂地無以寧則發神無以靈則歇谷無以盈則竭萬物無以生則滅而侯王亦無以爲貞而推目矜其高貴焉得而不蹶耶夫無爲之道貴處卑而不爭九章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以此見冲虛不盈之德之足尚也況致一之理庶民非賤侯王非貴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乃知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侯王自稱孤寡不穀豈非以賤爲本耶而誰謂非耶噶轂蓋修衡輗悅轉會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所謂無之以爲用也所謂抱一爲天下式也是之謂能致一使其不能致一則亦瑯瑯如玉落落如石各有定位人可得而貴賤之矣是以不欲也

李息齋曰輪蓋轂輻修會而爲車物物有名而車不可名仁義禮智合而爲道仁義可名而道不可名苟有可執使其逐外見貴者如玉賤者如石可以指名而人始得而貴賤之矣趙秉文曰蓋視皆以與調車義有未妥竊意與衆也又與富皆賤者之稱上文言其致一也此言故致數衆也衆無衆則富皆與人無與人之稱矣無與人亦無侯王之稱也容成氏曰除目無識亦此意也王昌改與作譽亦近乎譽

四十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章言有生於無同道之婆娑也高以下爲基貴以賤爲本有以無爲用皆所謂反也道之靜則無動則與有相反故曰反者道之動道寄乎天地運行而不息非不強也而其用常在於弱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者是也故曰弱者道之用言反則知靜極而動動極而靜之理言用則知柔弱勝剛強之理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者氣也萬物以氣聚而成形形生於氣故曰生於有所謂有名萬物之母是已無者道也一氣從道生氣形有而道則無故曰生於無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已然則欲反而歸者無他致一以極乎無而已矣

王介甫曰道之用所以在於弱者以虛而已即在天者而觀之猶我亦勝我猶我亦勝我則風之行乎太虛可謂弱矣然無一物不在所鼓舞無一形不在於披拂則風之用在乎弱也即在地者而觀之決瀆東方則東流決瀆西方則西流則水之注乎淵虛可謂弱矣然處衆人之所惡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則水之所在乎弱也無弱侯曰反復也須臾反者動之極則必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無反

四十一章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此章皆言動而相反之事以見道大之無可名也上士者猶淡寂寞之士聞道而信且勤行之而不怠中士聞道半疑半信未能勤行故若存若亡下士有俗甘聞道不信且大笑之蓋玄之又玄之道非俗人大笑之不足以爲道也昔之立言者曾言動而相反之事矣俗人唱唱我獨皆昏則用所而明也故明道若昧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故進道若退夷道無所不平坦坦蕩蕩無物不然無人不由蓋夷道若頹夷山道而言德上德若不德其德若谷之虛而能受也故上德若谷知其自守其黑苟不能汙我和光同塵而不以爲辱也故大白若辱廣德若歸乎無所不容而未嘗自見自是自矜自伐也故常若不足建德則善建若不拔而建之以常無有似乎偷惰不立故曰若偷質直若渝有貞實之質隨物變化不失其貞而外若渝而不信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立圭角有似乎無隅也大器晚成器之大者陶甄天下而不爲近功也譬推比而成音音之大者其聲反希形可容而爲象象之大者其形離見凡此皆即動而相反若言之也若夫無名天地之始凡道之極至必隱於無名然萬物賴之以生常挹其有餘以貸其不足然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而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莫非道也故曰夫唯道善貸且成

嚴君平曰中士所聞非至要也下士所見非至尊也中士所聞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趙志堅曰貸者猶借非長與也且者權成非久固也欲使嚴貸者不長往得成者非久住感貸而成速歸於道陸希聲曰夫唯善濟貸於萬物而不責其報是以萬物受其生成而不知其德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不信其能若此耳王碧山曰欲勤而莫致其力欲行而不見其功莫味退辱愉之名非盧加之也然而受而不辭者且得不謂之上士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章言無爲之道以弱爲用也無名天地之始則一亦未生及曰無生有乃謂之道生一也即道自無中生出冲虛之一氣也冲虛之氣生陽生陰陰陽二氣合冲虛之氣而爲三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也至於三則無所不有矣萬物抱陽一也負陰二也陰陽交而冲氣以爲和三也故曰三生萬物也陰陽不偏勝謂之和人物之生皆有此冲氣而要其本則歸於道道者未有一之謂也即無也所謂冲氣者虛而不盈故以弱爲用也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是王公亦欲不失其冲氣之和而以弱爲用也是故弱者損之也而適所以爲益強者益之也而適所以爲損金人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古人皆以此爲教而我亦教之故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柔強梁而用柔弱可謂善教矣吾將以爲教父母主教父主教者教父者猶有名

萬物之母言母也

王弼曰一太極二陰陽三冲氣也呂吉甫曰蓋唯道者爲得一得一則無我無我不爭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反是死之徒而已

四十三章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章言無爲之道以柔爲用也承上章用弱之意而推廣之吾言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亦言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是天下之物本非物其堅者僞狀也其始蹤生於有而其極終歸於無也故天下之至柔可以馳騁天下之至堅蓋至堅者物也而至柔者道也無之真可以破有之僞理固然也無間言中間無罅隙之處無有入無間者無能入有理固然也試以水言之水能穿至堅之石又以氣言之氣能透入無罅隙之金石牆壁皆柔與虛之用耳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蓋無爲之道以無御有以柔制剛皆非有所爲而自然而然故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蘇子由曰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離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入有推不相受以無入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於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爲故能役使衆強出入萬有無窮侯曰無間無內也至間者天下莫能勝而至柔能役之無內者天下莫能破而無有能入之二語皆設喻以明無爲之有益也

四十四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章言道德高者道名利也世之人多知名之可貴而不知貴其身多知利之足重而不知重其身於是患得患失不得者以亡爲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其病更有甚於亡者此所謂亡身以殉欲也不知吾身有至貴者焉天爵是也人之愛名欲以貴其身也以甚愛之故非其良貴而失之是大費也吾身有至富者焉德潤身是也人之愛貨欲以富其身也以多藏之故非其至富而失之是厚亡也君子則不然知至貴之在身自反而足雖欲辱之而不可得也知至富之在身得吾所止雖欲危之而不可得也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則其身可以長久矣長久即常道常德也豫管蘇論之曰名利之害人也甚矣先儒謂三代下士恐不好名與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語已未能脗合使懼名之不立操德依仁以爲之如孔曰成仁孟曰取義皆行其心之所安出於自然而無待勉強所謂求仁得仁殺身以成仁君子不怨是可貴也若一有好名之心則烈士徇名等於貪夫之徇財因其有徇名之心則非出於自然老子曰得與亡孰病雖徇名者君子徇但者小人所徇不同而亡其所存則一夫得名與貨而亡其所存是亡之病於得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吾何譏焉而歸於道德之意猶謂其有心而爲之而非行其心之所安況乎富貴利達顯赫一時之名而亦竭精敝神以求之甚至蠅營狗苟不顧廉恥與彼持籌握算閭閻中之陳人鬻賣而登左右逢之賤丈夫其卑汙苟賤相等夫一時之名非千古之名也一世之利非萬世之利也而爭名於朝爭利於市至於殘生傷性而不惜史冊所書有如一邱之貉亦惡之甚矣是不知身之親於名也身之多於貨也老子警之以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可謂救世之良箴矣良藥苦口利於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何人哉又按七章言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無

私海人也此章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以無欲海人也七章言故若長生故能成其私此章言可以長久後世乃疑老子重視其身楊朱爲我之學原於此而不知老子之重視其身謂其身即抱道之身也身存則道存身亡則道亡其於萬物也生之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發之覆之視之而惟若身之是賴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夫可以寄託天下之身豈與乎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爲者所可同日語哉

蘇子由曰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貪未爲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於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爲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薛君采曰知足者樂今有之已多無求者也無求奚辱知止者懼後患之有損知幾者也知幾奚殆

四十五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章言無爲之道清靜自正也老子書多言相反而相爲用今夫成與缺盈與冲直與屈巧與拙辯與訥相反者也以成爲成以盈爲盈以直爲直以巧爲巧以辯爲辯此以形求者也惟道隱於無名以形求之不如以意測之大成反若缺大盈反若冲大直反若屈大巧反若拙大辯反若訥然而用之不敝且用之不窮也反者道之動是固相反而相爲用也彼夫陽之躁勝陰之寒陰之靜勝陽之熱亦相反而爲用耳清靜即無爲也爲天下正者爲天下君可以正天下也夫天下本多事矣惟能以無名之樸則行若無事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故清靜爲天下正也人知清靜者之無爲而不知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也正所謂相反而相爲用躁若缺若冲若屈若拙若訥者之爲大成大盈大直大巧大辯也

蘇子由曰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於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靜不染於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爲天下正矣蘇夢得曰苟知其所勝就往而不可爲則清勝濁靜勝動其效亦可見矣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此章言世人之無道由於不知足也而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戒當世之人此章戒當時之人君言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以治田時無戰爭也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野時多戰爭也其爭由於人心之不知足不知足而務欲得之得隴望蜀心無厭時則生民之禍亟時君之咎大矣蓋不知足者雖足而常覺不足則知足之足常足也不待言矣

焦竑侯曰一性之內無欠無餘人能安之無往不足故曰知足之足常足王船山曰禍發於方寸禍隱於無名一機之動如蜂窩而萬穀之爭如河決故有道者不爲禍先而天下無禍豫按老子書如易繫語多用韻吳草廬註本糞字下添車字云朱子語錄所說有之而人莫知所本且引張衡賦卻走馬以糞車是用老子全句爲證而車郊亦叶韻云據此似以添一車字爲合

四十七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章言無爲自治之教老子之自道也道自無而生有聖人常有以觀其微故不出戶而可以知天下也常無以觀其妙故不闚牖而可以知天道也天下之理無窮而聖人之道一貫世人不知聖道之妙物物而求之或蔽於一偏或泥於迹象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蓋其粗在物其妙在道知此道之在吾心則閉戶而求之可也聖人之體道也於恍惚窈冥中而知衆甫之狀故不行而知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繩繩可名復歸於無物故不見而名豈特能知能名而已哉因吾心之自然以順物之自然又能不爲而成也此即無爲之效驗也此篇皆老子自道之語與孔子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不思不得不勉而中無爲而成相脗合誰謂老子非聖人乎

光師曰情封御滯理契即神陸農師曰聖人常食而思天下之饑常衣而思天下之寒愛其親以及天下之老愛其子以及天下之幼不換出戶而天下可知矣己好生而知

而

天道之生萬物已成務則知天道之成四時已樂善則知天道之與善人安用闚牖而後見天道哉夫不行而能察知人情不見而能名天道不爲而成至治反推身心故也李息齋曰聖人知在形故不必行名不在色故不必見戒不在事故不必爲

四十八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此章言無爲之眞也爲學以廣博而得故日益爲道以虛無爲宗故日損損之又損者如爲善去惡久之不見惡且並不見善如存眞去妄久之不見妄且無所爲眞是則天理澄靜之時是非彼此之日也是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夫無爲者即無有而已無不爲者乃所以無無也一事不爲故能事事無不爲事事無不爲而實則一事不爲蓋泯其無爲之迹並去其無爲之心也無事者無所事即無爲也取天下常以無事者聖人祇無爲而已無心於取天下而天下歸之也若以有事取之則一物亦不可得況於取天下乎

開元疏曰取謂攝化也無事即無爲也無爲自化清靜自正故曰取天下常以無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曰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黃茂材曰益者可以進損者不可強損而未能兼忘其損未爲損也直須費地脫落而後際隨乃至無爲之地趙秉文集解曰損之在漸初損損迹又損損心心迹俱忘以至無爲

四十九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歙歙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言聖人無爲之治出於無心也聖人有常道常德而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約之假無常形以所應之形爲形而已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善不善在彼吾之善之者其心不變也可以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信不信在彼吾之信之者其心不變也可以得信矣蓋因物付物出以無心不欲善與不善分別於吾心也不欲信與不信斷續於吾心也善善固不棄不善信信而不棄不信則不善不信亦不自棄而化爲善信是人人得此善信也是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也歙歙心無所主也渾與混同心無所主意無適莫故無善惡無信僞皆渾而同之蓋聖人之於天下以無爲爲治而亦於無心離天下人之心萬有不同而聖人自有玄同之法故曰爲天下渾其心百姓方注其耳目自爲視聽各相是非聖人一以嬰兒遇之無所喜嫉蓋以百姓之心爲心即以赤子之心爲心也此太上治世之大旨所以能無爲也歟

王輔嗣曰夫以明察物物亦竟以其明趨之以不智察物物亦竟以其不信趨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應不敢異則莫肯用其情矣甚矣患之大也莫大於用其明矣又曰若乃多其法網煩其刑罰密其徑路攻其幽宅則萬物失求自然百姓喪其手足鳥亂於上魚亂於下是以聖人之於天下歙歙然心無所主也爲天下渾心焉意無適莫也無所察焉百姓何避無所求焉百姓何應則莫不用其情矣李息齋曰甚矣心之爲天下害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耳心之爲物滑天亂天滑地而地無道不至而世人但以分別爲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爲所以謂之賊也聖人之心常與道俱道無所不在吾心亦無所不在故無常心及其出而應世知其相從於妄故取捨之心未嘗生也王船山曰嗚呼天下之有目而注者多矣與之爲目者則

亦注之聖人不爲目而天下自此孩矣

五十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章言聖人明於生死之故順其自然也自無而見於有曰出出則生自有而歸於無曰入入則死聖人觀於有無之道則知生死之理矣生之徒十有三由生而得生非不幸而生也死之徒十有三由死而得死非不幸而死也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動作爲也有所作爲欲全其生而乃之死地也上中下三等之人大率分爲十類有三者十類之中有三類也厚謂用心太厚生生者求以生其生而有所作爲反以趨於死地者因其求生之心太厚而不能順乎自然也攝如攝政攝官之攝謂恃勇管攝也善攝生者知其身自無而有則必自有而無不過恃勇管攝不必矜心作意斤斤於厚生爲耶惟以虛靜爲體柔弱爲用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則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

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蓋順其自然凡事皆出以無心也夫虎豹甲兵之能傷人者以吾有身耳無爲者先能無心無心者自能無身己不覺生地之存亦安有死地之現哉

韓非子曰聖人之遊世也無害人之心無害人之心則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持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遠諸害故曰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容其刃不設備而必無害天地之道理也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或和注曰與死生爲徒者故未免夫貪生而背理忘生而徇利凡民之生動之死地則其生也與死奚擇蘇子由曰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死之道一而已乎不生不死則易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朱文公曰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而厚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德以自然生長萬物故無爲之治萬物無不自然也有名萬物之母是萬物之所由生者道也而其所以畜者德也物生而後畜畜而後形形而後成故道德不能自形因物而形物不能自成因勢而成於是剛柔強弱幼壯老死皆勢之所必然而世界之興亡治亂亦皆有其迹矣雖然形勢末也道德本也蓋至極亂之世因強之夫豈已負陰抱陽成爲人物莫不尊道而貴德且其尊之貴之也皆出於自然而不待稟命之勉強之致道德之尊貴本爲之命而常自然也惟其自然故其施於物也無心於物而萬物自然而生自然而畜以及長育成熟養之覆之莫非自然者生而不有物雖爲有道仍是無也爲而不恃即功成而不居也長而不宰即萬物歸焉而不爲主也斯所謂無爲而無不爲也夠非尋常之德所能矣是謂玄德

光師曰道若恃宰則道外有物非玄德也陸希聲曰戒恃魄章言人同於道德此章言道德同於人是以其辭同而其理通也又曰案其精謂之生含其氣謂之畜遂其形謂之長字其材謂之育樹其成謂之亭景其用謂之毒保其和謂之養護其根謂之覆

五十二章

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爲襲常

上章言道德之在萬物者此章言道德之在人一身者皆學道者所當知也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即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也天下之物皆從道生故道爲物母物爲道子而世之業物以求道者猶之棄子以求母未有能得者也使人知物即道子即母既知之復能守之則左右逢其源而沒身可以不殆矣兌口也人之有口家之有門物之所從出入者心出而交於物物入而擾我心其始也開其兌以趨所悅其繼也濟其事以縱所欲其終也心爲精衰隨物而喪我之心直爲物之逆旅終身陷溺而不能救矣惟能閉而塞之則氣專於內神不外散自然子與母不離道與物爲一焉蓋塞其兌閉其門非絕物也以神應物雖小必謹知小之將大而閉塞之可謂明矣故曰見小曰明守其柔道不爲使其氣以害強則日進於強矣故曰守柔曰強和光同塵能用其光矣精而於中神清而氣強此心洪然知子守母故曰復歸其明常即本明光自明也能爲襲常光之用以復歸常明之體是謂襲常如此則無遺身殃矣

政和注曰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呂吉甫曰夫惟守其母者每見其心於動之微則寂然不動矣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見小曰明守無形之至柔而物莫之能勝也故曰守柔曰強既用其光以照其動之微復歸其明以反於寂然也

五十三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綵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竽非道也哉

此章言衆人不知修道之要逞於外物而道失也知即智字介然有知猶言微有智識也將欲行大道於天下乃飾智以炫才惟施爲之可畏也大道猶夷而無險阻彼舍正路而好從邪徑者徒自誇智術安有施爲以塞大道之中而已是以除治其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是宮室惟外觀之美耳田其蕪則茅來此心也倉其虛則中無所有也猶且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至美於衣服飲食自將其當強不知財貨有餘皆慆來之物也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則皆邪也邪即盜也孳者五群之長也大盜作則小盜隨大盜唱則小盜和勢必上下交征利而國爲盜國矣豈尚有正路之可由哉嗚呼今人之日夕經營企正路而弗由欲財貨之有餘也老子目之爲盜孳可不念哉莊子所謂竊國竊鉤是小盜之效大盜也欲淸盜之源者當知所先務矣諸本多作道夸韓非子作道孳

雅按師曰有所知則有所不知理心無知故無所不知小知大知之賊也呂吉甫曰大道之爲體不知而知則夷之其著也而民乃欲以有知求之是好徑而不知所由也蘇子由曰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

五十四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邦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此章言無爲之用修德於身推之於家國天下而德本無爲也夫天下之物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有道者建之以常無有則善建而不拔矣哉爲魂抱一能無離則善抱而不脫矣善建善抱如是則可以傳之無窮子孫所由祭祀不輟也夫善建善抱者果何道哉修德於身而已矣修德於吾身即全吾常道之眞也身外皆長物矣豈有所爲而爲哉德在一身乃可推其餘以及外家也鄉也邦也天下也亦使人人各修其德不管之數木身作則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矣莊周以爲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其糟粕出於此夫修之吾身即以返吾道德之眞所謂以身觀身也人人修其德而天下治平則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也所謂不出戶知天下也

林非子曰恬淡有趨舍之義不安知禍福之計而今也玩好變之外物引之引之而往故曰拔至譽人不然一建其趨舍雖見所好之物不能引不能引之謂不拔一於其情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雖有可欲之類神不爲動神不爲動之謂不脫爲人子孫者體此道以守宗廟宗廟不滅之謂祭祀不絕身以積精爲德家以貫財爲德鄉國天下皆以民爲德今治身而外物不能擾其精神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吳草廬曰郭子云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可得乎郭子所言蓋亦老子之意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章言道家修養之要也有能含至厚之德於內如赤子者乎赤子無知無欲而並無情此無爲之眞境也夫無知無欲而並無情是無心也無心者其天全故無物以損其全或謂群人不畏虎虎亦不食群人以其天全也骨弱筋柔而握固形未完者氣自專未知牝牡之合而作朘情未感者氣自應可謂精矣然而精有餘而非存心也嗄說文云啞子陰也終日號而不嗄久數而氣不傷也可謂和矣然必心不動而後氣能和

嗄聲嘶也人能如赤子之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則必能充其冲和之氣而應物不窮矣

老子之道最重常字人能知此冲和之理凡事皆順其自然而後能常久也人能知此常久之道則能不數不昧得木以應萬物也故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知常則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益生則夭也知常則心宜無有不至使氣使氣則強也強梁者死之徒矣故致虛而守柔常道也不能專氣致柔則心使氣而爲強強則壯壯則老物壯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宜矣老子言道德多以嬰兒況之如云專氣致柔能嬰兒乎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及此章是也

蘇子由曰人之所以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易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

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此章言已成玄同之道者之可貴也夫玄同之道不能執途人而聽之也故知之者不

言人人所言之道又非我玄同之道故言之者不知蓋玄同之道無迹象之可分言者迹之至顯也得道者忘言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無爻二句已見五十二章挫銳四句已見四章能塞兌閉門則有物之牽引絕之於外能挫銳解紛和光同塵則無心之妙用應之於內此則默而成之之道亦即玄同之道也凡人之於世可得而親則可得而疏可得而利則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可得而賤以其貴在物而物能疏之害之賤之也貴而在我則物不可得而疏之害之賤之也此玄同之道故能為天下貴然嚴君平曰五味在口五音在耳如甘非甘如苦非苦如酒非酒如羽非羽而易牙師曠能別之其所以別之者口不能言也音味尚相況妙道乎光師曰知者不言言而不知貴在忘言言者不知目聖未嘗說言議乎體道絕待不得所同之迹曰玄同司馬溫公曰鋒芒猛銳道所隱也塵埃顯赫道所敗也汗好聖下道所貴也陳碧虛曰至人與天同心而無知與道同身而無體則進銳紛亂之心於何而有光塵分別之意於何而生哉

五十七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知而民自樸

此章因當時之亂而概想無為之治也老子之時周末文勝政昏於上民貧於下兵爭不息盜賊衆多因慨然曰治國以正不以奇用兵以奇不以正各有所宜也吾云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由天下之本無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夫不出於無為而至於有事於是我以政齊民忌諱苛多防禁嚴密民不能安居樂業而趨於貧矣我以利示民民亦爭趨於利言利器而這機謀上下相蒙而國家滋昏矣我以巧示民民亦爭趨於巧舍本逐末爭能競利而奇物滋起矣我以法治民而趨於利者未能遵範圍以就法之中趨於巧者又必逞狡詐以逃法之外法令愈多而盜賊愈衆矣則曷若取法於聖人哉古之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夫好靜無欲皆無事也無事即無為也既已無為無事本無心於天下之間而民自然而化自然而正自然而富自然而樸其效如此是以取天下而有餘也此章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以正治國以奇治兵是陰觀默默勿認作孫吳之兵書

王鏊曰多動多事者曰治者物之常然而用兵者我之不得已也方與天下共居其安平之富而曰不得已是誰貽之戚哉故無名無器無利無巧則法無所賦故欲弭兵者先去治

五十八章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章言無為之治能使其民反樸而還淳也以悶悶之政人以為無所作為而民不治矣而乃得淳淳之民以察察之政人以為有所作為而民治矣而乃得缺缺之民此其故可深長思矣以無事取天下故其政悶悶悶悶者反乎察察以為明也淳淳謂不同於得缺缺謂不全於樸也猶以禍福譬之人之求福者欲免禍也然而福倚於禍之旁禍伏於福之中又孰能知禍福之所究極又如以正治國以奇治兵人孰不謂治國者

不當以正而正其無正耶而不知正可復化而為奇猶之善可復化而為妖試觀翅翔於理數之交而嘆禍福正奇善妖之莫定乃知人之迷惑也為日亦已久矣惟聖人淵池兮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故為政亦悶悶蓋因民為政不以察察為明而其民亦淳淳而臻於無為之治焉彼俗人昧於取天下以無事之理亦蓋迷於禍福奇正善妖之變化無定今乃可曉然於其故矣又就無事二字設譬甘之不以方面割物所謂大方無隅也不以廉面傷物所謂不善者吾亦善之也直而不肆故能曲全而枉直也光而不耀故能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此無他取此悶悶而去彼察察故也是所謂無事也姑舉此數事而無為之治可識矣

韓非子曰人莫不欲富貴全壽而未能免於貧賤死夭之禍也心欲富貴全壽而今貧賤死夭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凡失其所欲之路而妄行者之謂迷迷則不能至於其所欲至矣今衆人之不能至於其所欲至故曰迷衆人之所不能至於其所欲至也自天地之剖判以至於今故曰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政和註曰方者介於萬物廉者矜於自檢直而肆則凌物之態生光而耀則揚行之忠至知而不用其能者其惟聖

乎

五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此章言道之能久者由於嗇也治人當用人之道事天當合天之道道之積於厥躬非精神與氣無以運之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嗇者入而不出有而不用也嗇於精則神足嗇於精神則氣足嗇之養之得其要其於道也早復其初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德者玄德也德早服則重積而日富柔弱可以勝剛強其於天下之物無不克也無不克則因物以見道體道以生物生生不窮玄之又玄莫知其所終極矣就其無不克者言之是以無事取天下可以有國也不名爲教父而名爲食母者因其爲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有名萬物之母道故如是也就其莫知其極也言之則氣爲形母精爲氣母修嗇有道則神不外散如木有根深根固柢蓋精氣神者生之根嗇而全爲長生久視之道也

韓非子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數多數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數少數之謂嗇嗇之爲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也衆人離於患陷於禍猶未知退而不服從道理聖人雖未見禍患之形處無服從於道理以稽早服故曰夫謂嗇是以早服知治人者其思慮靜知事天者其孔竅虛思慮靜故德不去孔竅虛則和氣日入故曰重積德又曰夫能有其國保其身者必且體道體道則其智深其智深則其智遠其智遠衆人莫能見其所極不見事極者爲保其身有其國故曰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朱文公曰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遺而復也重積德者先已有所積復嗇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嗇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者得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是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覺其未損而嗇之也矣草廬曰國以喻人之身嗇於用氣則嗇者全寶者盡而早得以反還其初所得之神氣氣充神則能防外物無有能耗損傷害之者氣無終窮則能保有其身而形長留於世矣

六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此章言自然無爲之道民與鬼神皆安於自然也治大國者毋煩民之氣擾則民亂烹小鮮者毋擾魚之形擾則魚爛治大國如烹小鮮則各安於自然而已故其國富大其生彊靜靜則氣治動則氣傷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充塞於兩間天地有鬼神操治亂於無形吾心有鬼神操生死於無形殺機一動而生德戕乾坤當然而不靜天下之氣傷矣鬼神傷之質人心傷之蠹鬼神之爲物靜則無動則有能聖人持無爲之道以莅天下因物附物順應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擾無喜怒以干天地之和故陰陽和而萬物不傷各生不夭鬼神之在天下亦無以見其靈譬而神爲非鬼神之不傷人乃聖人之不傷人也蓋聖人戒嗇魂魄一而不離其神靜而氣不動聖人能不傷人神亦不能爲人之傷是兩不相傷也兩不傷則德交歸焉非聖人之自然無爲曷克臻此

韓非子曰民不犯法則上內不用刑罰而外不事利其產業則民蓄息民蓄息而蓄積盛之謂有德凡所謂祟者魂魄去精神亂精神亂

則無德鬼不祟人則魂魄不去魂魄不去則精神不亂精神不亂之謂有德上盛蓄積而鬼不亂其精神則德藏在於民矣故曰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言其德上下交盛而俱歸於民也王輔嗣曰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則神無所加神無所加不知神之爲神也

六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爲下

此章言自然無爲之道貴乎謙下也今夫江海之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居下流也大國能爲天下所歸會者亦以其居下流也牝之所以能勝牡者亦以其靜而能爲下也三者皆設譬言之大國不恃其強盛以下小國則小國樂附矣小國甘處於卑安靜以下大國則大國見容矣或下以取是大國之欲兼畜小國也或下而取是小國之欲入事人也如此則大小各得其所欲矣然大國故居小國之上也恐其不能下人特申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言曰大者宜爲下於則斯道也爲萬物之母有國之母固居乎物之上也然而道之大者則常以謙而居下是可等譬而明之也

黃茂材曰此一篇全是借物明道林希逸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乎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乎人二者皆非自下不可惟能自下則兩者皆得其欲於則知道之大者常以謙下爲宜矣此句乃一章之結語其意但謂強者須能弱有者須能無始爲知道一書之意往往如此解者多以其觀喻處作眞實說以故失之矣草廬曰章首下流之喻以喻大國非在人下而能下者牝牡之喻以喻小國蓋在人下而能下者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羅浮羅道人邵村氏學

六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設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此章言無爲之道爲天下貴也奧室之西南隅尊者所居故室以奧爲貴道者萬物之最貴者也善人得而有之如被褐懷玉非其寶耶不善人知其不善至於此而玄同黎盥善人引我於善非其所保耶夫美言可以市一時之名尊行可以加衆人之上此二句陪襯言之言行皆可矜尚況大道身無以尚善人之寶之也豈矣常善收人固無棄人大道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非特美言尊行之比也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淘乎不善人之所保奧故立天子設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過以常之亟明其禮之隆耳然璧馬非寶也不如坐進此道之可寶也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故豈不曰求則得

之所以爲善人之所寶乎有罪以免所以爲不善人之所保乎然則人患不求道不知道耳求則可以至於善即不幸而惡知貴此道亦可免罪道之所以爲天下貴也夫棄惡得曰夫婦之愚未有求道而不得一言蔽爲罪向所皆以爲罪者可以一洗皆空則道之爲貴果在此不在彼也王穉山曰天子三公之爲貴拱璧駟馬之爲文豈道也哉時有所求終不懷寶以自封或欲免罪終不失保以孤立天下皆同乎道而孰能隱之

六十三章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此言聖人無爲之道於大小多少恩怨皆以玄同處之也上章言道者萬物之奧以其爲無爲也爲無爲者亦納事無事味無味也取天下常以無事非所謂事無事乎道之出口淡然無味非所謂味無味乎故大小多少者物之形而混同乎大小多少者道之心夫大小多少尚混同而一之更何有恩怨報施之可言哉故有時報怨以德不知其爲施也不知其爲報也不知其爲怨也不知其爲德也因物得物出於無心而已此即無爲無事無味也世之人每見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而聖人則爲大於其易圖難於其細誠以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我雖無作爲之心而苟有所作則必先於易與細圖之故聖人雖曰齊大小一多少而無所不畏無所不難然無爲之道究出於無心但不以世俗之所謂大者分其心耳故難者大者當處寂然了無罣礙而大道自此成矣惟其無心於事故未嘗先事而期於物豈若世之小夫事未爲而先謀事至而多易輕諾則必寡信多易則必多難聖人於事未至則常若難之非難之也不以我必於物故若難之惟其難之故終無難

尊非子曰有形之類大必起於小行久之物族必起於少故曰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欲制物者於其細也故曰圖難於其易也爲大於其細也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曰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塞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難敬細以遠大者也

王純甫曰人皆有所爲聖人亦人耳何無所爲乎但衆人所爲者有爲之事聖人所爲者無爲之道此其所以異也事所爲之條件也味所爲之理趣也聖人之能不爲者託於無爲也無大則若細無易則若難保其無而無往不得所難者保無而已矣

六十四章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此章言無爲之道慎終如始以一已之自然輔萬物之自然也已危而持之難矣故其安易持已著而謀之難矣故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於泮破其微易於消散亦躬是也此即圖難於其易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大生於小也九層之臺起於累土高起於下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遠始於近也此即爲大於其細也聖人謹之將故爲之於未有以不爲爲之而已治之於未亂以不治治之而已蓋有心於爲其事者意欲求其成而或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反敗之也有心於執其物者意欲保其得而或反失之也世人不知物之自然只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與禍爭勝與禍生贊故多敗失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始終皆因其自然不以人助天且能恒終如始故無敗事不但凡民之從事有意於爲之執之方其始若無所容其勤及其終又不免於怠皆爲之執之之咎也此世人所以多敗成而敗也惟聖人之欲與凡民異不欲衆人之所欲故不以難得之貨爲可貴也聖人之學與凡民異不學衆人之所學故能復衆人之所過而反諸道也蓋萬物之理無爲而自然樓大國一己之自然以輔萬物之自然豈有爲之執之之病哉其所以不敢爲者亦因其自然也

韓非子曰多耕之稼后稷不能淡也豐年大禾臧獲不能鑿也以一人力則后稷不足隨自然則臧獲有餘故曰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也劉槩曰欲衆人之所不欲故曰欲不欲衆人之所欲故曰不貴難得之貨學衆人之所不學故曰學不學不學衆人之所學故曰復衆人之所過

六十五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此章言反者道之動故善爲道者貴愚不貴智也老子生當周末每念上古無爲之治其民皆淳樸而愚因慨然曰古之善爲道者其政因因其民淳淳我乃知其道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矣夫衆人照照我獨昏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我愚人之心也哉古之善體道者既已自處於愚則欲致斯民之愚以共由乎道亦無足怪也何則今日民之難治在於多智多智則巧僞日出吾縱示之以無爲示之以自然而猶恐不悟況以智示之乎故以智治國則相率而爲僞是爲國之賊矣惟不以智治國行其所無事則樸心不生逃之於無爲則淳樸可返是爲國之福矣兩者以智與不以智之異也如此兩者非特施於治國而已於吾身亦楷式也知其子守其母沒身不殆是不以智治之而福者也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是以智治之而賊者也能知楷式而不違其德可謂玄矣玄德之妙深遠而非淺近人不易測仰如人皆欲智我獨欲愚是相反也人皆曰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而以明民我則云道以愚人是相反也反者道之動由其與相反是故不可明民由其與道合是故謂之大順豫按老子之書最禁人用智故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蓋智出有大僞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皆指智而言必棄去是智然後可以見素抱樸少私寡欲也者則雖智大迷第三章言當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此即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之註脚而明字則老子若重十章明白四達十六章當知曰明二十二章不自見故明二十七章是謂襲明三十六章是謂微明四十一章明道若昧五十二章見小曰明用其光復歸其明已寓不尚智之意故亦曰光而不耀三十三章知人則智自知者明直言智之不及明蓋智者有自作聰明之弊我以智示民則民以智應而國愈多事必使之棄去智慧返於愚樸國乃可得而治也而明道明德皆賴乎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知其子守其母明與智之不同如此其意若曰必使民無知無欲屏去其智自安於愚然後爲國之福也愚之勝智即柔弱勝剛強無爲勝有爲之義雖與尋常之物理相反而治國之道則大順也蓋亦使民由不使民知之意耳

王輔嗣曰愚謂無知守眞順自然也葉夢得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然是是以爲楷式而非道也故謂之玄德稽玄德而至深且遠則近乎本而與物反矣然後各安其性命之情是以謂之大順劉仲平曰不以智治國者開天者也以智治國者開人者也開天則順順則行其所無事其政所以不蔽而治開人則繁繁則失於夫繁其民所以不淳而缺故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六十六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善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章言無爲之道能善下而不爭也王之爲言天下所歸往也江海居水之下流以其善下故能爲百谷王天子爲天下所歸往也亦然故聖人之有天下也以言其位同欲上人而孤寡不穀之稱則以其言下之也以言其序國欲先人而知足知止之心則以其身後之也是以處上而民不重下知有之而已重不在人而重在己也處前而民不

者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也是以天下皆樂推戴之而不厭也夫有天下而能以言下民以身下民非忘天下者不能也能忘天下豈尚有爭之心哉二十二章言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不自伐不自矜也此章言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其以言下以身後也

孫子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李息齋曰惟其上下相忘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蓋吾之所取者非民之所爭也無爲之爲天下且不見其朕況欲與之爭乎董斯靖曰德下之則形上矣德後之則形先矣楊雄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

六十七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言反者道之動慈儉後與勇廣先相反而實相成也肖者有所似也道爲萬物祖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蘊道者物當似我我豈似物若似乎物則亦一物而已故以似不肖爲道大也惟其道大故玄之又玄運之爲德亦曰玄德玄德之用以弱爲強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於世俗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吾之所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者似也而實勇廣所以爲勇儉者似狹而不廣廣所以能廣不敢先者居人後而不爲長然曰後者人先之廣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爲器之長焉我能保而持之則進乎道而不肖乎物矣而世之人圓舍慈儉退後之實而剛強以爲勇侈肆以爲廣銳進以求先則皆死之徒也夫儉與廣固可寶而慈者父道有仁民愛物之心又爲三寶之首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不嗜殺人能救衆生民之戴之如戴父母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欲救斯民也必相此慈惠之師以衛之矣慈故能勇又何疑焉

韓非子曰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貴功者慈於事慈性之於嬰子也務致其福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愛人之於萬事也蘊如慈母之爲嬰子慮也故見必行之道見必行之道則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又曰

智士修用其財則家富聖人愛寶其神則精盛人君重戒其令則民衆民衆則國盛是以聖人之用儉故能廣董斯靖曰此假用兵以明道貴在於守慈也或云者以人身言之則邪念多於敵國利欲勝於聲色亦寡欲以全其所寶乎趙秉文曰老子之道大心固爲而不能知曰辭爲而不能言者是也世俗何足以知之聖智之士以爲世教一經之中十居七八戒用兵者五章戒驕者一章戒奢侈者三章未聞不爭者十五章又於其中以慈爲首天將救是人也付之以慈所謂天誘其衷是也天將棄是人也付之以惡所謂天奪其魄是也

六十八章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前章言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此章復申言之以見無爲之德與天配也蓋慈者之用兵也出於不得已不敢爲天下先善處下而不爭者也唯其不爭故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敵爭是謂不爭之德也前章言不爭由於善下故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用人之力此亦不爭之效也夫德則不爭力則用人雖用兵之危我猶無爲況其他乎德至於無爲則與天同而無以復加矣故曰是謂配天古之極按

善爲士者不武御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尚暴虎馮河之勇也今之拳術猶謂鬪時不可發怒故善戰者不怒也善勝敵者不與謂不與敵爭一時之勝而戰勝於無形也

鳩摩羅什曰心形既空就能與無物爭李息齋曰聖人身且不有而況於爭由其不爭凡所應物者皆其不得已也趙秉文曰可以配天古之至極要道

六十九章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扔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此章申言慈之爲寶也古兵家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爲客者不敢始事與人爭也不敢進寸而退尺是退而不進無意於爭也所以於者道之爲常出於無爲退於不得已而用兵惟以慈爲寶而不敢有爲之之心故終其行以行雖有行如無行也攘其

皆以面雖有皆如無皆也仍就也面進以就敵則有敵如無敵也用人以執兵則有兵如無兵也此無他其爲常出於無爲故其勝皆由於不爭也苟不徒出之以無爲知主而不知客知進而不知退是之謂輕敵輕敵則吾所謂以慈儉寶者亦幾於喪矣夫慈者哀矜憐憫之心者也兩敵衆兵相加而哀出於不得已則哀心見而天人助之是操必勝之道也蘇夢得曰大司馬之法曰我者以鐘鼓聲其罪而皆之止於是上服其罪則已不必於進也故進以寸則常寡退以尺則常多此雖行而若無行也攘臂而若無皆也不見可敵若無仍也雖執之若無兵也林希逸曰此章全是借戰事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七十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此章承上章道大似不肖我有三寶而肖慨天下之不我知也吾所言者皆淡泊無爲之道出於自然甚易知也吾所行者慈儉不爲人先少私寡欲而已甚易行也而世之人既莫知此道之可貴而出於自然所以不能行此道之慈儉以寡其私欲殊不知道法自然其言亦希而自然自然則無爲是則自然者言之宗也無爲者事之君也人苟知此大宗旨大主腦則淡泊清靜求諸身而自足無如其蔽於私欲而昏然無知嗟乎世之人於道既茫無所知其不我知也宜矣雖然知我者希我亦何者惟其不我知則我貴而人難也何以貴蓋得道者恬淡虛直慈儉謙和無思無爲長生久視之道也世人之不我知則皆強梁者死之徒所以隱也是以聖人混迹分塵和光同塵有似於被褐矣然而其中有寶有似於懷玉也獨惜知我者希未能見斯道之行耳

李息齋曰道甚易知易行而亦難知難行所謂易知者無道可道無學可學無爲可爲無事可事豈不甚易知甚易行哉然至道不可道則言語皆非學不可學而心動即偽爲無爲而寂然不爲者未必是事無事而終日事事者未必非此其所以難而天下莫知莫行也趙采文曰此章起下章知不知之意夫惟無知非如木石之無知也道不可以知知識識浪觀聽絕情量而已夫道固非窮冥昏默之謂然自窮冥昏默而入此豈世俗所能知哉世雖不知獨體道者外晦而內真不亦可乎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七十一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章言道從知入而以不知爲知以見道無不爲而以無爲爲也玄深微妙之道非知無以入然聰明睿知守之以愚若既知而存知則得其借粕而遺其精微矣故知而不知者上也不知而知者病也知者逐物故多僞不知者返本故近眞夫唯知知之爲病而病之則反乎無知而知不是以病之矣故曰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此而已然聖人不特一己之生知而憫衆人之多知故於衆人有病之可病者亦惕然以爲病而病之以其病人之病若己之病是以自己始終不病也

温言而曰南伯子綦曰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乎悲人之悲者其後而自遠矣若子綦者可謂病病者乎無幼侯筆乘曰道以知入以不知化知即釋氏之知無也不知即釋氏之無知也始以知無道其有隨以不知道其知爲法歸無無亦不立非上而何彼於塵容之中橫生意見清淨之內忽起由河倦目生華迷頭認影則病矣凡有知皆妄也凡有妄皆病也學者方狃於玄覽寶而持之病矣從樗乎韓非子曰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鼎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司馬溫公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計未明其道從無立知窮塞乎終故病

七十二章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言無爲自然之道能全其生也蔣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苟不畏威以一國言則竊亂之無日以一身言則死亡可立待故曰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夫有國者當畏天命無待言矣即以一身言之心者神之舍神完則心虛無外物以蔽之則不狹矣非索兌閉門不爲功形者氣所生精全則氣足無多事以擾之則不厭矣非專氣致柔不爲功厭者天厭之之厭惟其不自厭是以天亦不厭之也莊子曰人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嗟乎戰戰兢然疎死服食未必長年是皆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生之適而使塞耳豈不哀哉誠使學者知夫心者道之居其大無量擴而

充之以全其大生者道之寓其用不窮葦而發之以致其用則聚精會神全生養氣廣居非狹居而居之安矣長生非貪生而生非貪矣自知謂自知養生之理也自愛謂自行養生之道也自見謂益生之見太偏也自貴謂貪生之心太重也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舍德與明少私寡欲自愛之篤微乎自然以期至乎根深蒂固長生久視之道故大威之至不待見而自無可見也彼謂自見自貴此謂自知自愛

王雱解曰清淨無爲謂之廣謙後不益謂之生邑吉甫曰聖人自知以常而不自見切外其身知常以外其身乃所以不狹其居也自愛以常而不自貴以遠其生愛嗇而道其生乃所以不厭其生也王芳曰自知則明於性而不妄爲自見則矜伐自愛則侈其身而不爲非自貴則賤物

七十三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此章言天道報應之理爲惡人痛下鍼砭也凡勇於敢爲惡者則死所謂強梁者死之

徒也勇於不敢爲惡者則活所謂柔弱者生之徒也此乃指其常理而言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觀之世間比比皆然所以敢者人以爲害而或時得利不敢人以爲利而或時得害蓋以爲報應之理或爽天道幽遠而難測孰知其好惡之所從來哉失敢於爲惡者惡人也而未得惡報不敢於爲惡者善人也而未得善報然則天之所惡孰知其故雖聖人猶難測之況衆人乎列子曰連天意猶利害不如其已悲夫道之難知也雖然天道不可知而可知者也蓋天之生物因其材而篤焉悲者培之傾者覆之則未嘗與物爭者也而物莫能違之者故曰不爭而善勝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行其生未嘗爭也故曰不言而善應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故曰不召而自來易則易知而其道益遠與時消息而未嘗違故曰繟然而善謀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其聰明明威未嘗自用而惡吉逆凶猶影響也故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易繫辭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老子之言互相發明可見報應之理終無或爽也

吳草廬曰敢爲惡之人乃天所惡深昧難測何以知其果爲天所惡之人乎其人雖可殺聖人猶有難之之意而不敢輕易殺之也聖人不輕易殺之因爲惡者皆得漏網而天網不漏也天之於惡人非如人之以力與爭而天定自能勝人非如人之以口與言而其應如響應聲其報應之速不待召之而自來至惡有惡報雖用智計不可逃免天雖無心與然平易而巧於報應有非人謀之所能及此天網恢恢廣大似若疏而不密然未嘗失一惡人無得漏網者聖人雖不殺之而天自殺之也李息齋曰自其天之未勝天之未應及來之未至謀之未定而言之則強者或得勝善或得勇者或勝善有之矣要其後而徐觀之然後知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也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此章即孔子政刑不如道德之意爲嗜殺人者發也今之人君敢於誅殺而無慈心者豈不曰以刑齊民其國可治哉而不知民不畏死雖以死懼之無益也若使民常畏死則吾執不正之人奇邪爲惡者一人殺之則人人知畏孰敢爲惡哉無如愈殺而爲惡

者愈多是可見民之不畏死刑之不足恃也若能感之以德化之以慈使民皆化惡而爲善則天亦不生惡人可珍無爲之治矣即使尚有惡人亦不患無殺之者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矣若刑罰出於好惡而不由於天誅是則非天之所殺而吾殺之乃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代司殺者殺則災其身天下豈有嗜殺之君能治其國者哉蓋返而求諸道德也

趙秉文曰善乎楚靈王之言曰予殺人子多矣能無及乎以天道好還此嗜殺人者之戒也秦得痛天下國不足道以疑似而殺李君蔡以猜忌而殺王景文此豈天道也哉若漢唐諸賢誅宦官宦官之罪誠大矣天未老其惡故有代大匠斲傷手之禍又況肆行殺戮者哉然惡不可長幸不可恃楚漢之戰五季之亂其所誅屠夷滅若十室而九亦天殺之也爲惡者可無懼乎張來曰萬物非必歸於滅盡而後止固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而移之以行其殺非徒不足以懲物而亦有所不及也薛君采曰我朝太祖益希道德經序曰朕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問道諸人人皆我見一日試覽草野有道德經一卷見其文淺意奧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頗更弊雖朝有十人乘車猶有百人仍爲之如此若以不應經之所云朕乃能極則而因殺之不論年而朕心戚朕知聞經乃爲治之至根上者之上師臣民之極規非金丹之術也於戲太祖蓋天縱大聖人故其聰明睿智知言之與如此實聰明作元后太祖之謂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老子之謂矣

七十五章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此章言上因求生之厚而輕死而於多欲惟無以生爲者然後可望無爲之治也夫君與民一體也故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今之民何以饑因上之賦稅重而多取於民也上何以多取於民因其求生之厚以有爲也上以有爲智民民亦以有爲應之上欲自厚其生民亦欲爭厚其生故求生之厚者求利不厭者也上下交征利國之所以難治也上以求生之厚而輕死民以求生之厚而輕死愈殺而益愈多宜矣惟聖人無事而民自富無欲而民自樸至於食稅之多而饑無有也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

正至於有爲而難治無有也自富自樸自化自正而不饑以難治至於求生之厚而輕死無有也不亦漸至於無爲之治哉聖人之於生蓋不得已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爲也豈肯以吾之生而奪人之生乎然而外其身而身存無以生爲者反以延其生貴於欲厚其生而貴生者之反易死也

王純甫曰無以生爲者貴於貴生即吾無吾身吾有何患之章此章之言由用及精要其歸重於此耳王福山曰夫食稅者上而飢者民有爲者上而難治者民彼此不相知而相因識有之矣統吾之生而欲生之無異養矣孰知其不相知而相因也肝膽之即爲胡越乎故同其氣則胡越肝膽也異其同則肝膽胡越也

七十六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此章言柔弱勝剛強之理以見柔弱則生剛強則死也道之貴柔弱沖氣有爲無形也試以有形者驗之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此則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經典資訊網

形可見者也夫人與草木皆堅強者死柔弱者生即此物理而推之則知凡堅強者死之徒也凡柔弱者生之徒也有形者且然無形者何獨不然試以用兵言之兵強則不勝蓋恃其強則怪敵輕敵輕其強則驕兵必敗無可勝之道也項羽百勝之衆卒於烏江若堅百萬之師渡於淝水非兵強不勝之證哉合手曰共商柔殺生於朝七日大共秦伯怒張叔曰慕木拱矣指合拱也木強而合拱則共伐之然則柔弱勝剛強之理亦可識矣蓋柔弱者無之化也柔弱雖非所以爲道而近於無爲剛強雖未離乎道而近於有爲皆則生死之所關而處下處上更不待言矣但以木喻之強大處下根本是也柔弱處上枝條是也木猶如此人可知矣而道更可知矣

蘇子由曰物之常理精者在上柔者在下其精必柔弱其體必強大昔者由以位言之天以氣在上地以形在下氣則柔弱形則堅強臣以有爲事上君以無爲奉下有爲則堅強無爲則柔弱

七十七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此章言無爲之道合乎天道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升極則降陰主降降極則升此則抑高舉下張弓之象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此則損有餘以補不足之義也然則天之道無爲而已矣無爲則無私無私則均抑高舉下損有餘補不足皆均也人之道則有爲有爲則私故損民之不足以奉君之有餘於是民愈貧而君愈富其道天也其奚孰能法天之道以爲人道損有餘以補不足乎其惟無私之有道者乎蓋無私即無爲之道也有道者抱無爲之道即聖人也故不恃其所爲之能而者無能不居其所成之功而者無功利澤施於萬民聲名溢乎中國而不欲見其賢故能與天道合一也

王補岡曰言唯能處盈而全虛損有以補無和光同塵爲而均者唯其道也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蘇子由曰張弓上筋強弓上角故以況天之張高舉下

七十八章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正言若反

此章亦言柔弱勝剛強之效也天下之物至柔弱者莫過於水而水滴石穿決隄突岸惡山褒陵惟水爲能是則攻堅強者亦無物能勝於水也試取他物以易之終無以易之也然則水之爲柔弱柔弱之勝剛強吾嘗言之矣天下莫不知而天下之人莫之行者蓋明柔弱之理未行柔弱之事因不能無私無欲以盡其才能致知而不能力行也垢汙穢也不祥不吉祥也汙穢不吉世人所忌以爲卑辱聖人則不然雖一國以汙穢不吉祥之名歸之皆受之而不辭即如山嶽藏疾至柔也川澤納汙至弱也惟其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又如孤寡不穀之稱是不祥柔弱之名也惟其受國之不祥是爲天下王老子論道德之將終特引聖人之言以明之其意深矣是故剛強者神怒民怨而失國失天下柔弱者神庇民附而有國有天下然則聖人受國垢受國不祥之言雖若反於正言其實天下之正言也

蘇子曲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王弼曲曰夫水若豈以

敢堅強而爲攻者哉受天下之垢也終古而無易心而力從之何也水之無力均甚無心水之無心均甚無力也故剛其志者無易志處其心者無易心行乎其所不得已而不知堅強之與否也

七十九章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此章言有德者不能德報實有合於天道也本上章德其次論施報施報者人我對待之詞也無爲之道知有之生於無則知怨之生於妄人方以妄爲直馳騁於爭競之場恩怨分明機擿方寸而不知妄之非直也故大怨而至於和則必有餘怨之來忘者矣安可以爲善哉記曰歐田宅者操右券則知左契爲受責者之執證執左契者謂待人來責於已有持右券來者即與之而不責於人也對之有怨於已者心已忘之即有時報之以德已亦不知所報者之爲怨也蓋即中觀物以公待人不爲物主而任其自然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有德司契而無爲之責執左契而不爲物主物來則與之

爲而不恃功成不居以有餘舉天下之不足此其所以無怨而不責於人之道也徹通也下不失德是以無德無德司徹則於彼我恩怨輕重取與通方計較之不能如有德者之無心因時以付物也天道亦然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親即無心也天地無心而成化雖不善者吾亦善之與玄德同而聖人合於天道則天必與之也七十三章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報應之理此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言報應之道彼言天道之惡惡也不疾而殿此言天道之好善也無心成化是即無爲而無不爲之道也老子言道德之意而終之以懲惡勸善可謂救世之苦心逢津之寶筏矣

李息齋曰怨之不可和猶火之不可滅水之不可熱若強和之必有餘怨以此爲善未足也是以聖人治天下如執左契以求有契恩怨取與吾何心哉如契之合適於有而已苟有不合不強其所無不責之也吳草廬曰前言聖人不用刑而天殺惡人此言聖人不和怨而天與善人老子之道無爲自然一付之天而已然天之殺惡和善與善人之有心殺惡者必竊善者必竊理之自然而然耳

八十章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言無爲之治可以理想而得之也小國寡民即指東爲邦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意老子自謙之詞也漢書謂天下更具無得置什器顏師古注云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則共器物故通謂什伍之具爲器物言得此國與民而治之使其民自足於內無慕於外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則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矣尚安有侵擾爭戰之事乎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樂生遂性安土重遷以所食之食爲甘以所服之服爲美即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之意衣食足則貴生而重死矣以此身之居爲安而安之以此地之俗爲樂而樂之尚安有輕去其鄉之患乎蓋生齒繁如草木牢財足則不相乞假道足則無事咨詢是以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如是則淳樸釋得之風俗可以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矣吾所以概想無爲之治當懸諸心目也曾考詩書所記孔孟所言止於堯舜三代而老子獨言結繩之民太古無爲之治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蓋有慨乎衰周之世文勝俗弊非以無爲救之不能勝其巧僞而返之樸誠故聖智仁義皆不足言而獨溯黮玄深微妙之道德其旨深哉莊周稱至德之世曰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云云亦老子之意也夫老子之以無爲治天下蓋本言哉大道之行匪異人任也陶元亮之言曰無懷氏之民歟葛天之民歟挽花源真在世間令人神往矣

王幅岡曰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之也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使民不用惟身是資不貪貨賂故各安其居重死而不遠徙也王船山曰夫天下亦如是而已以寡小觀寡小以強大觀強大以天下觀天下人同天天同道道同自然亦安往而不適故推而舉之四海之廣貴賤安其居而賤不肯不來則貴貴定賤不肯安其居而貴貴不往則賤不肯和反而求之一身之內耳目安其居而心思不往則耳目全心思安其居而耳目不來則心思並抱一者抱其一而不徹其一乃以玄同於一而無將迎之意

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章老子言著書之旨由於不積故言信而約凡以利人也莊子曰以有積爲不足無藏也故有餘不積即至足也其爲道也虛而無有用之不窮老子之五千言可謂信可謂言可謂知矣後之讀道德經者信此而已安用美言此而已安用辯知此而已安用博由此觀之則知美者不信多文飾而無實際也辯者不善好議論而欠精純也博者不知玩物喪志而虛囂之心日塞也惟此五千言精深簡約實信實善與他人之言道德者不同蓋道之爲物未始有物者也聖人與道合體是以無積而玄深微妙應世而不窮是不積而實至富者也故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使其有積也則用之有時而藏安能愈有而愈多乎人之道有利者莫不有害天之道出以無心以不利利之故利而不害人之道有爲者莫不有我有我故有爭聖人之道雖爲而無爲無爲故無我無我故不爭然則聖人之道即天之道而已矣烈接輿了凡功過格諸書及太上感應篇皆勸人爲善爲善者費心費耶費財者也而老子曰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人能明其義則知爲善之最樂矣蓋人能爲善能爲人能與人者也已身則富貴壽考子孫亦安富身榮亦何樂而不爲雖有心爲善不能如太上之道德出以無心然福善禍淫之理天道之所必然故易曰惡迹吉從逆因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老子則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其欲人之去惡而爲善也蓋至明顯末章復終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爲言皆可通於勸善之理然則積財以遺子孫尋著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也歟

敬和注曰善貨且成而未嘗費我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蘇子由曰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貴也

無諸侯筆乘曰或曰老氏之爲書使人得以受而味焉則近乎美窮萬物之理而無不至則近乎信察萬物之變而無不該則近乎博然不知其有信而不美善而不博知而不博者存何也則以五千言所言皆不積之道耳不積者心無所住之謂也夫積而不積則言而無言矣言而無言故非不爲人也而未嘗分已之有非不予人也而未嘗指已之多斯何惡於辯且博哉苟非不積之道而第執其意見以與天下爭則多言數窮

者流非天道也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學者於此而剖心焉老氏之書亦思過半矣豫按無諸侯著書多近釋氏以心無所住解不積可見一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